



清儒學案

世章



口 12

3276

97



8378
78

天啓元年
以故知府宋公少俊通儒雅人沈著剛直少私情于私事
思以事教海濱上壽壽人自學立海濱氣節如江漢而
千石於大吏天之說使人自學立海濱氣節如江漢而
秋壽數現八年王統江特能事十年不年七十自說東南先
士先言於海濱氣節如江漢而
學子下士七十人特能事十年不年七十自說東南先
以有於海濱氣節如江漢而

天啓元年

清儒學案卷一百一

天津徐世昌

諸儒學案七

韓先生孔當

韓孔當字仁父號遺韓餘姚人沈求如先生國模弟子也其學以致知爲宗求友改過爲輔久之自得兀然忘言正己率人狂愚俱革教學者援上蔡透得名利關是小歇腳處及敬軒舉孟子告景春大丈夫之說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暴秋陽康熙八年主姚江書院事十年卒年七十三自沈史兩先生沒書院輟講竟十年先生挽其墜緒舊人新進翕然咸來問學弟子至七十餘人持論較師說亦頗濶恪遵濂洛兼綜羣儒以名教經世指勗學者每臨講席默對良久乃始發語聞者咸

內忤至於沾汗退而相語曰比從韓先生來不覺自失其教人感切如此早歲學於禪知禪之害曰佛氏與聖人異大端在君父上又曰佛氏意主了生死陽明子所謂自私自利也聖人天地萬物一體學者無自狹小其居貧長約敝衣齋粥終身不改無向人稱貸事痛近世吉凶不遵古禮延僧道盛宴會鼓樂風俗既敝財力亦空曰志聖人之學須從立身處家始不節用則取與進退造次妄投何處尙有學問因出陸梭山居家四則命各書一通曰能倣此亦自足用不必出見紛華而悅也又曰否泰剝復乃天行消息知易者惟仁山白雲病亟謂門人曰吾於文成宗旨覺有新得然檢點形迹終無受用小子識之

參史傳
邵廷

采姚江
書院傳

邵先生元長

邵元長字長孺餘姚人沈求如先生弟子爲人言行無枝葉意象豁如嘗稱古之學者爲己今無此實心雖云談道實長浮競終身長自暴墮可惜也值外氏風沸與仁父先生力扶正學消邪說諸狂誕者皆避色去陽明子之道復明歎曰先儒之學爲此鬼怪輩害事進門人較量志行商推取與曰此外更無學久而益熟自有異境須虛心廣見師古聖賢人不可安於近今淺薄在能者自取之康熙十三年卒年七十二

參邵廷采姚
江書院傳

俞先生長民

俞長民字吾之餘姚人沈求如先生弟子姚江書院之立延先生司文課月旦講會發難常數千言沈史兩先生沒諸高第弟子張客卿蘇玄度邵以貫等相繼逝書院中微而釋氏臨濟宗大盛高明者輒往濟宗門下爭詈道學而仇視儒者同人或不

能自守議論往往出入釋氏惟韓仁父邵長孺屹然爲儒宗囂
競潛息遂復書院之舊仁父歿先生承之嗣舉月會以文章號
召門士多歸者每語今之霖閒昔之河汾也諸生有能爲董薛
房魏其人乎爲萬世開太平此沈先生志矣嘗序刻陽明王子
全集行世年八十餘卒

參邵廷采姚
江書院傳

史先生標

史標字顯臣餘姚人沈求如先生弟子求如紹陽明之學高明
醇篤渙然冰化天童密雲欲羅致之求如不肯曰吾是儒者戶
庭特與師爲方外交必欲引之入釋是信道終未弘耳密雲亦
不敢強乃歸與管霞標名宗聖史子虛名孝成子復名孝復三先生建
姚江書院于半霖從游者至六七十人其教以求仁當下直證
良知爲宗惟山陰王朝式金如同縣張廷賓客卿深契其旨而

先生英才妙思于同門中年最少請益之下神明頓悟沈先生
顧而喟曰知吾學者此子也順治丙戌後侍沈先生退居石浪
又嘗入雪竇妙高峯坐溪流中觀雲起月高三年不出學益邃
沈史諸先生旣沒嗣主書院者韓子仁父俞子吾之後二子相
繼逝舊人淪散于是同里邵念魯及先生門人合同志連名奏
箋請先生主書院先生奮然曰誠吾責也自爲諸生數十年以
經義舉業指授學者多所開誘因文而進之于道至是就正者
翕然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以足疾臥小樓三年門人羣就榻前
來問津津提告神氣愈勗臨革問何言曰此事何處安排耶譬
操舟入海但將柁把定不顧波濤洶湧也安坐而逝年七十八
時癸酉十一月也

參邵廷
采撰傳

邵先生曾可

邵曾可字子唯號魯公餘姚人史拙修先生孝咸弟子也在娠七月而孤終身孺慕有曾子養志之節迨除母喪沒齒素食饗殮纔具而惠于三黨昏喪無告者無不假也不責其償下至傭夫莊戶並感其義少時頗愛書畫一日讀孟子至伯夷聖之清者也忽有悟悉棄去壹志於學姚江書院初立里人頗迂笑之先生毅然曰不如是便虛度此生徑往從學月旦院會請業者各持成見殆同紛訟先生獨正襟斂容如不能言退而書所答間近思精擇期於動息有合諸先生喟然曰今英才滿前如魯公之孝友端厚五倫無闕者未見其多比也於是皆愧服焉初以主敬爲學後乃專守良知曰吾今而知知之不可以已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爾日用跬步鮮不買貿者矣教二子讀儒書近高賢持身渾樸母馳思經濟豕孫方幼讀授以陽明客座

私祝康節詩句及朱子家禮語之以必學爲聖人道行於家交游信之順治十六年十一月卒年五十一先生居平不見喜怒之色不服閭不登危稱道不亂好禮不變善善惡惡同其清汗門無雜賓鄉黨矜式與仁父先生交篤勤受規諍拙修先生病且走十餘里叩牀下省疾不食而返如是月餘因亦困病同儕推爲篤行嘗坐臥北樓多貯明儒敬軒康齋白沙陽明諸書手鈎立要爲後生開說提撕本原及院會請益力闡師傳無或謬缺其後修姚江書院志略皆出先生遺笥所留云

參史傳 邵廷采姚江書

院傳

俞先生汝言

俞汝言字石吉秀水人明諸生研經好學嘗以春秋一書自宋孫復以來務以攻擊三傳相高求駕乎先儒之上而穿鑿煩碎

之弊生自元延祐以後務以尊崇胡傳爲主求利於科舉之途而牽就附合之弊亦甚明張岐然嘗作五傳平文以糾其謬然去取未能盡允因撰春秋平義十二卷多引舊文深得經意正不以橫生新解爲長其自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爲甚可謂片言居要矣又著春秋四傳糾正一卷摘引三傳及胡氏安國之失隨事辨正區爲六類立義正大持論簡明雖篇帙無幾而言言皆治春秋之藥石也康熙十八年卒年六十六先生兼精史學尤熟於明代典故嘗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詩古文曰漸川集

參四庫總目提要學案小識

春秋平義自序

傳經之失不在淺而在於深春秋爲甚以其筆削出自聖人必有不可測識之旨然後可以撥亂世反之正左氏以事求之叢

記雜陳容飾盛而神理不居公穀胡氏諸儒以意測之探微索隱謹毛髮之細而其大體所在愈求而愈遠要其故不過二端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之刑書也以爲天子之事可以進退百辟以爲刑書而名稱日月無往非刀鋸斧鉞之用而聖人之意愈隱汝言汎濶其中者有年初涉之而茫然再親之而華文瑣辯可喜可愕而不忍釋數四讀之而得其指歸聖人之筆削合乎人情宜乎時勢未嘗有矜奇異眾之舉而時措咸宜無不協乎正直剛柔之德向之可喜可愕者皆與聖人遠焉者也於是徧訪諸家著述輯成春秋平義一十二卷其言皆出於儒先不入臆測一語使其言足錄不以其人而棄之言不足錄亦不以其人而存之務得其平而已夫知聖人之不遠於人而人亦不遠人以求道而學術一矣而天下平矣豈獨春秋也哉

春秋四傳糾正自序

六經之不明諸儒亂之也自王輔嗣以老莊言易而六經有道家矣鄭康成以讖緯言禮而六經有數術家矣公穀胡氏以名稱褒貶言春秋而六經有名家法家矣彼其初未始不欲探聖人之精蘊而智識弇淺強求深遠習見郡國之府寺而以為宮闕之巍哉不過如是不知輔相之道而以行師折獄之才智經邦國也淺求之而爽其度深求之而愈失其大體至有宋大儒程朱輩出而後正其紕謬易□□□□而輔嗣卷舌儀禮經傳通解定而康成束手夫春秋左氏親見聖人公穀傳諸高第弟子而偏駁者半焉康侯品高學博文章能暢所欲言方以為程氏之正傳而疵類不少新安朱子心知之而不敢端言其過其說時時見於弟子講論之餘而後人又不能推明其義徒使附

會穿鑿刑名法術之言出于一代大儒而不覺是可異也汝言不揣纂集諸家自為一書先之以四傳糾正為六端以該之一曰尊聖而忘其僭二曰執理而近于迂三曰尚異而鄰于鑿四曰億測而涉于誣五曰稱美而失情實六曰摘瑕而傷鏗刻六者之弊去而後可以讀春秋矣顧愚陋荒落何敢效鍼石於前賢聊以志願學之自略見其大指而已

徐先生庭垣

徐庭垣字□□秀水人嘗官江西新昌縣縣丞自宋以來說春秋者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遂以貶黜天王改易正朔舉天下干名犯義之事皆誣為孔子之特筆而不知已亂名教之大防先生因著春秋管窺十二卷其自序曰世但知推尊聖人而不知孔子當日固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

本國之君於列國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
身爲人臣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之爲而謂聖
人肯爲之乎如謂所誅絕者非在位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可
得而誅之乎昌言無忌禍之招也縱曰深藏其書不輕示人然
聖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千禁而故作之又深匿之以圖幸
免亦必無之事矣舉世襲先儒之論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亦
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之號黜當代公卿其將何詞以遏
之云云其持論極爲正大又自述注釋之例曰以左傳之事實
質經以經之異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傳及諸儒論釋其合于
義例先後無悖者不復置議如其曲說偏斷理有窒礙則據經
文先後以駁正之云云其立義亦極明坦其中如桓不書王之
類間亦偶沿舊說然其大旨醇正多得經意與焦氏袁熹之春

秋闕如編可以並傳矣

參四庫總目提要
學案小識

姚先生之駟

姚之駟字魯斯錢塘人康熙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
陝西道監察御史爲諸生時值丁亥歲聖祖南巡以所著類林
新詠進呈蒙留乙覽生平博雅好古尤長於史學嘗蒐輯後漢
書之不傳於今者八家凡東觀漢記八卷謝承後漢書四卷薛
瑩後漢書張璠後漢記華嶠後漢書謝沈後漢書袁山松後漢
書各一卷司馬彪續漢書四卷共得二十一卷名曰後漢書補
逸摭拾詳細用力頗勤又嘗摘取元明諸書分門隸載爲元明
事類鈔四十卷元時故實載於說部者最少先生此書誌疆域
則引劉郁西使記以證拓境之遠誌任官則引經世大典以證
銓法之密又如引詩會小傳以誌馬祖常之耿直引名臣言行

錄以誌霍肅公之公正皆足補志傳所未備至記宮殿一門雜
取元掖廷記元人詩集搜羅甚博更可與析津志諸書相參云

參史傳 四庫全書
提要 杭州府志

後漢書補逸序

春秋魯史也一經宣尼之筆削而魯史逸焉等於芻狗自後司
馬遷作史記憑空結撰絕無依傍而班固因之成漢書然不聞
太初以前盡逸子長之書也後漢史書自當時人主命詞臣撰
記後其踵作者爲記爲書凡十餘家蓋人人自擬遷固矣范蔚
宗書最晚出不過集諸家之成以傾液而漱芳耳故當時雅重
東觀記與遷固二書稱爲三史而外此謝華諸書無一逸者裴
松之注三國志亦多引之不專奉宣城也自唐章懷太子招文
學之士同注漢書于儀鳳初年上之有詔付祕書省自是而諸

書稍稍泯矣故五代及初唐人其類事釋書尙多援引諸家者
至六臣注文選其引范書已什之七八迨宋淳化中吳淑進注
一字賦表枚舉謝承後漢書張璠漢記續漢書以爲皆彼時所
遺逸者意其時惟東觀記僅存耳後景祐初年余靖王洙奉詔
校范書序其源委臚列東觀以下七種僅載卷帙之多寡而於
章懷之注意不能取諸書相參對則諸書之逸而不存已如逝
水飄風矣夫范書簡而明疎而不陋史通固亟稱之然持論之
閒不無倒置議竇武何進之誅宦寺爲違天理責張騫班勇之
使西域爲遺佛書抑謝夸吾李邵于方術枉董宣于酷吏崇蔡
琰于列女而且志缺藝文贊爲贅語流觀逸史未必從同也蔚
宗與甥姪書以爲體大而思精諸序論贊筆勢放縱實天下之
奇作善乎文中子之言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耀文范其

耀文者乎且卽以文論而剗造者難工潤色者易好集眾文而潤之范亦不得專美於後也夫百末旨酒非不美也乃飲醇而忘蘅杜之馨狐裘之價千金也而不知其成自眾腋此亦失先河後海之義矣今以蔚宗所定爲正史而謝華諸書等諸芻狗是以春秋尊范書吾未之敢信也或曰古書之逸者多矣卽如史官所記東漢以來其不傳者何限將按籍而補之恐有塞破世界之憂是又不然夫他書可逸惟史當補近史文煩或可逸古史文約尤當補今試以謝華諸史與范校其闕者半其同者半其闕者可以傳一朝之文獻其同者且可以參其是非較其優絀于史學庶乎其小補也爰是檢閱羣書鈔叢成帙考覈同異閒以臆斷合爲八種二十一卷遂使八百餘年已湮之籍一旦復哀然傳世日月潛曜麗天復光江河滔滔歸自潮汐豈非

撰著家一快事哉第鯁生固陋其疎略之過未能善補尙俟博雅君子重補其闕云爾

姜先生炳璋

姜炳璋字石貞號白巖象山人乾隆甲戌進士官陝西石泉縣知縣少博通經史爲諸生時督學雷副憲鉉按郡試以兩漢總論先生援筆抒二千餘言浙東西徧傳誦焉其說經篤實近裏恪守先儒語必有據嘗著詩序補義二十四卷以詩序首句爲國史所傳如蘇氏轍之例但蘇氏於首句下申明之語竟刪除不論先生則存其原文於首句中離一字書之而一一訂其疏舛例又小殊蓋參用朱子詩序辨說之義以貫通兩家也其綱領有云有詩人之意有編詩之意如雄雉爲婦人思君子凱風爲七子自責是詩人之意也雄雉爲刺宣公凱風爲美孝子是

編詩之意也朱子順文立義大抵以詩人之意爲是詩之旨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則以編詩之意爲一篇之要尤可謂解結之論又著讀左補義五十卷破說春秋者屈經從例之弊謂春秋無例左傳所言之例皆史氏之舊文援據典博參考亦頗融貫又著有尊鄉集參史傳 四庫總目 提要 學案小識讀左補義自序

春秋因魯史以示義而發明春秋之義者則自左氏傳始左氏聖人之徒也身爲國史親見策書因博採列國之記載薈萃爲傳以發明春秋之大義使聖人之引而不發者昭然於簡策閒班氏所謂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然則卽事爲經者聖人之義也論本事而爲傳者左氏發明聖經之義也皆不欲空言說經也後之學者以實事爲空言譁然於一字之

褒貶曰此春秋之例也始求於左氏而義不可通繼求之公穀二家而不可通者愈甚則又自爲一例故釋例之書不下數十家例愈繁而義愈非用此例以誅人又用此例以賞人朱子所謂大類後世舞文弄法之吏之所爲而非大中至正之道也抑知春秋無例左氏亦無例或曰左氏言例詳矣杜征南因分爲正例變例而謂之無例可乎曰傳之例皆史氏之舊例非左氏自定之例也傳曰來告則書又曰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豈作春秋時告於夫子乎曰辟不敏者豈夫子作春秋而辟不敏乎傳明言例之受於史官矣蓋史官之例有五有舊典禮經至春秋而猶有存者例也卽義也有東遷後列國相沿之例則名存而實亡也有魯史自相傳受之例則得失參半也有霸國更定之例則勢利爲進退也有魯君臣私意自定之例則詳

略無定理也其例本於史氏其義不可深求而杜氏謂凡例皆周公之禮經變例皆聖人之新意則謬也或又曰左氏奚不直指聖人之義曰不敢也春秋本朝之史宗國之書聖人但記其事以明王法未聞顯斥當時之君相而誅之猶且自聽於知我罪我而謂左氏敢乎哉或又曰史氏之例既未可以義求左氏何弗去之曰若盡去之則學者直以爲聖人手定之例而其誤轉甚隱桓以來兵加於魯者君大夫將皆稱人至文十五年稱齊侯襄十七年稱齊高厚小國之君忽伯忽子會盟之序忽升忽降秦鄭曹邲皆伯爵而或書大夫或不書大夫蓋史不一人則文非一手事非一朝則史非一例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及書爵書人書國書名書族去族之屬是非或謬於聖人曾聖人手定之例而有此而卒不一爲之刊正者

存其文也紀其實也著其失也左氏臚列史氏之例而瑕瑜各不相掩使學者深思得之夫然後不得混於聖經之義乃所以發明聖經之義歟嗚呼春秋非聖人不能作之非左氏不能述之作之者卽事而爲經述之者論本事而爲傳事舉而義存焉豈徒以其文而已哉後之躁心嘗者嗜其文而不求其義而好學深思之士又爲例所蒙井其事而疑之母乃與傳經者之心相刺謬乎因成讀左補義五十卷且志其大畧弁諸卷端俟識者正焉

孫先生之騷

孫之騷字子駿號晴川仁和人貢生雍正中官慶元縣教諭性耿介博學好古尤專於經時尙書大傳宋本未出元和惠徵君棟修明道大道錄僅從他書輾轉援引之先生蒐采補綴成尙

書大傳三卷補遺一卷殘章斷句頗賴以存又以沈約所注竹書紀年未爲詳備因摭諸書別爲之注成考定竹書紀年十三卷其中如商均暴天下之類辨別誣妄路史帝杼遷老王之類考訂謬誤皆屬精確官教諭時年逾六旬與諸生立條約告以五經源流誘掖備至又以前人經說彼此均有不同復各立篇題薈萃諸家成說而以己意參考之爲松源經說四卷松源蓋慶元古地名也他所著有二申野錄八卷南漳子二卷晴川蟹錄四卷後錄四卷枝語二卷樊紹述集注二卷玉川集詩集注五卷松源集

參史傳四庫全書提要

松源經說

告諸生五經源流記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

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古者謂之六學王教之典籍至治之成法也至秦焚書樂經亡以易書詩春秋禮記爲五經上以之試士士以之應上胥由此焉豈徒以華藻繡其輦輓工帖括取青紫庠序將正其誼明其道有守有爲令國家收實用邪夫笙簧五典金玉三墳經術以經世也我聖朝文教覃敷養育英才所以待士者甚厚訓士者甚嚴所期望於士者至深切矣士子將何以仰報萬一庠五經之籍具在讀之不能舉其辭如弗讀也能舉其辭矣而昧於義猶弗讀也舉其辭明其義矣不能體之心見之行背實嚮聲飾華褻末腐儒之句讀而已雖多亦奚以爲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慶處浙之邊隅負山阻險文學之士罕至諸生以詩易爲專門習春秋者才數人書禮兩經概乎未有聞也僕竊以暇日先集五

經始末爲諸生告焉此固教誦讀之始事云爾
夫十翼之書實居六藝之首自天一地二以往雖巧厯不能鉤
其玄在著七掛八之中雖老師不能窺其奧以蘇文忠之宏材
碩學自謂於數未之曉以邵康節之高見遠識或言於理非所
長而況卜占之流安免蓂茲之說庠然六藝之文五常之道相
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
爲終始也今撮其源流陳其梗概有可爲諸生述者易者易也
言變易也又言不易也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
爲六十四卦黃帝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后氏因炎帝曰連
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文謂之周
易桓譚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未詳所據漢書曰文
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

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代歷三古初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
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周醜子家
子家授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
不禁故傳授者不絕漢興田何徙杜陵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
生四人皆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齊卽墨成廣川孟但魯
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寬復從周王孫授周氏古義傳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
誼而已今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碭者梁郡之縣音唐王孫授施
讎孟喜梁邱賀繇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張禹彭宣之學本於
施家而施孟之學多言陰陽災變之說梁邱之學又本於京房
卜技之流故曰九師興而易道微晁補之曰易自商瞿至孟喜
授受甚明房受之喜而瞿牧白生皆以爲非至劉向校書考易

說以爲諸易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房爲異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費直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高相治易與費同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高費皆未立於學官又東漢鄭重魏王弼竝注易施孟諸家自漢及魏並得立而傳者甚衆至西晉梁邱施高三氏亡二氏有書無師而鄭玄王弼則費氏之學此易之源流也

書者言書其時事也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訓謨誓命孔子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尙書遭秦滅學並亡孝文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

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繇是頗能言尙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而魯之夏侯勝夏侯建齊之兒寬歐陽歙皆出於張生由是尙書有歐陽氏大小夏侯氏之學伏生爲尙書傳四十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是曰今文尙書其後魯共王壞孔子故宅于壁中得古文尙書悉以書還孔氏武帝迺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義五十八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遭巫蠱事不行至東晉汝南梅頤奏上其書始立於學官此則古文尙書矣歐陽世昌曰上古之書允爲歷代之寶教疎通而知遠詞詰屈以聱牙述典謨詰誓之文載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粵自秦坑之燼荐遭汲冢之蕪伏生九十口誦艱深張霸百篇言多淺陋攷秦誓而浸僞嗟酒誥以俄空魯共王

升孔子之堂河內女壤高聃之室

蓋伏生本二十八篇益以河內女一篇

古文今

文而蠶起大道常以瓜分科斗既訛旅獒莫辯仲舒三策猶信白魚赤鳥之祥劉向五行徒言黑蜺黃鼠之異必在舉宏綱而撮機要用能揚鴻烈而振徽章毋效秦近君說數萬言於堯典當知孟軻氏取二三策於武成此尙書之源流也

詩言志歌永言詩有四始六義之文可以美教化移風俗先王之澤也昔孔子刪詩上取商下取魯凡三百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三百五篇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傳正義曰東漢鄭玄取毛公詁訓所不盡及異同

者續之爲注解謂之箋箋薦也言薦成毛意漢書儒林傳漢興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培受詩於浮邱伯申公卒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大江公授韋賢由是魯詩有韋氏學於齊則轅固生而王式之魯匡衡之齊要之各有所本也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氏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閒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陳俠由是言毛詩者本之

徐敖經典序河閒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一云魯人失其名徐整
曰子夏授高行子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陳繼儒曰三百
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
矣三百篇獨無恙乎卽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此
一疑也鄭立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氏之學孤行而
齊魯韓三家都廢隋經籍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又一疑也鄭
衛漫矣仲尼登之簡編無乃非放鄭之旨與又一疑也說者曰
鄭衛諸詩聖人留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醑
酢之閒鄭伯有不賦鵲奔乎子喬不賦蔓草乎子太叔不賦褰
裳乎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摯兮乎則似又
不得以淫聲目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庭頌奏廟風奏之房中其
否否者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邶鄘衛鄭皆在焉則旣比

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豳詩也今以爲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爲
風三四五章與六章之半爲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爲
頌其說蓋祖於周禮之豳雅豳頌而設也一豳詩如此而他可
知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爲子夏范蔚宗指爲衛宏
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序者漢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
之詩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則二五爻必歸之君
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荀子曰善爲詩者
不說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爲最先禮固定自孔子時而其經
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
而魯徐生善爲容言但能盤辟爲禮容不知經也天下郡國有
容史皆詣魯學之傳子至孫徐襄徐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

桓生單次皆嘗爲漢禮官大夫而瑕邱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其後后蒼最明其業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禮而大小戴繼之鄭樵曰漢初河閒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劉向所校經籍因第而記之又得明堂位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史氏記樂記凡五種合三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記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禮記有馬融鄭玄二家注馬注今亡唯鄭注行於世按禮記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後通儒各有損益子思乃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漢文時博士作王制其餘皆如此例則禮之大略也至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周禮遭秦滅學藏於山巖屋壁漢武

帝時有季氏獲之以上河閒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遂奏入於祕府時儒以爲非是不行至劉歆獨識其書始奏立學官鄭眾傳周官經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爲之注儀禮當周衰戰國之世其書並亡至漢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惟士禮存焉後世推士禮以達天子之禮而行之馬融鄭玄王肅並爲之注今所傳篇目自士冠禮至少牢饋食有司徹凡十七篇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書又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於柱下於是春秋成書有褒貶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左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夫子所言而作傳今左氏傳是也初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又各爲之

傳則今公穀二傳也三傳自漢以來遞相掎擊迄無定論胡母生治公羊春秋與董仲舒同業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仲舒爲江都相言春秋於趙則董仲舒江公受詩於魯申公而以穀梁名胡母生見推於仲舒而以公羊名而榮廣與皓星公之穀梁嚴彭祖與顏安樂之公羊亦各有所受云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言左氏者北平侯張蒼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賈誼爲左氏傳訓故其書不傳其後因傳以廢經因疏以廢傳如啖助趙匡者且謂別有左氏非邱明而左氏幾誦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并夢卜縱橫家書總爲三十卷囊括二百四十二年事蹟其中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十有五三代制度名分等殺織

悉委曲厯厯如譜牒其文最爲古雅習春秋者胡可廢也春秋夫子之文辭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然潛心玩之有可述而志者如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七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日者皆史闕文之義也公如京師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於是朝覲之禮廢矣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皆善之王伯厚曰此霸者之始其末也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霜凝冰堅其來漸矣三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再書蒐于定公之時兵權在陪臣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稅畝焉故皆書曰初春秋以道名分

清儒學案卷一百一
正王法故孟子謂天子之事邵子謂盡性之書魯秉禮之國大夫而旅泰山以雍徹僭天子矣陪臣而竊寶弓祀先公僭諸侯矣韓退之曰春秋謹嚴二字盡之

漢書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吁嘻詎不盛與而說者迺言秦燔經而經存漢窮經而經亡吾不信也今諸生幸際右文之代生明備之後誦三禮明庠君臣父子之道定郊廟吉凶之制誦春秋尙書能精五行九疇之別斷褒貶會盟之節誦詩及易辯政教雅頌之始極變化生生之至元元本本學者如斯不舍晝夜則進通經術爲有守有爲之士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程先生川

程川字廊渠號春雲錢塘人雍正中拔貢生乾隆元年薦試博學鴻詞後官縣丞先生志行端慤詞華敏瞻下筆千言立就爲諸生時肄業敷文書院嘗取朱子語錄之說五經者州分部居各以類從成朱子五經語類八十卷凡易四十卷書九卷詩七卷春秋三卷禮二十一卷於每經皆以總論居前論舊說得失者次之其餘則以經文爲序並各著某人所錄於下且注其年月及朱子是時年若干歲於首條條分縷析至爲明白雖其間記錄於前後偶異其說者未爲一一辨明然比類而觀互相勘校其得失亦粲然具見矣三禮之後綴以大戴禮記以宋時嘗併大戴記於十三經末稱十四經且其文與三禮多相出入足爲參考之資連類錄之固不得疑其泛濫也所著詩曰運木集

參四庫總目提要 鶴

徵後錄 學案小識

文鈔 按程先生未著文集茲

據詞科掌錄錄入此篇

豳風七月篇說

詩大序云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則豳風七月篇者一國之風也其體全乎風也宜矣故蘇氏轍曰以非天下之政得爲風不得爲雅自鄭氏誤解周禮籥章所謂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而孔氏安國竟分首章爲風六章爲雅卒章爲頌鄭氏至於以四章半爲豳雅三章半爲豳頌以爲一詩而兼三體然而春晝逆暑秋夜迎寒擊土鼓吹豳詩集傳以爲七月之詩不聞別之有所謂雅與頌也且七月之詩周公陳王業之艱難上述公劉后稷之化遠厯夏商千有餘年之久使成王知故國衣食之原故孔叢子紀夫子讀詩曰於七月

見豳公所以造周也然其詩雖出于朝廷士大夫之手而鄭氏詩譜猶謂之曰風之變孔氏穎達亦謂之曰豳之變風安得遽以雅頌目之蓋雅頌之音爲清廟明堂之什朱絃疏越一唱三歎饒有遺音而七月一篇其曲寫民間求桑納稼之勤爲裳授衣之情烹葵剥棗之勞春酒介眉之樂躋堂稱壽之義所以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皆小民意中事耳安在其爲雅爲頌也且朱子云樂因詩而作詩不爲樂而作故詩以體而分體不因人而別蓋必以周公所作卽爲雅頌之音乎是以夫子列豳風於十五國風之末居於風雅之間范氏祖禹以爲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於是終之以曹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言周之所以盛望有爲東周者耳故不先於二南不以周公先文王也不合於王風不以周公合衰周也不然雅頌也而夫子列之於風

清儒學案卷一百一十一
必不若是之謬也說者又引篤公劉一篇以爲同述豳公爲諸侯之政而召公所獻者已列之於雅則周公所陳者不應專列之爲風然而金氏履祥不云平公劉以備燕饗之樂故列於雅七月以爲矇工之誦故自爲風此其判然大著者也於是有爲調停之說者則葉氏適之言葉氏之言曰豳兼有風雅之制以爲風則其辭作於朝廷繫於政事以爲雅則又紀風土焉故列之於風雅之間而嚴氏粲則曰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由斯以言則葉說乃依違之論尤不足據矣且公劉之詩何嘗不言風土而專次之於雅則風雅之別自有其判然者而欲以風混雅其可得乎於是求其說而不得而支其辭以爲解者有三焉王氏安石之說曰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夫笙詩雖亡尙存其目今不見其目而臆謂有之其說虛而無據又說者曰豳

詩吹之其調可以爲風可以爲雅可以爲頌則體不定乎詩調可變乎律何詩不可吹也安必在乎豳又說者曰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事如七月也夫其事如七月而欲引以實周禮籥章之雅頌則其爲鑿也益甚矣雖朱子之答潘氏恭叔未嘗不借許其說以甚鄭氏一詩三體之誤而答吳氏彥章則曰鄭氏不達周禮籥章之義生此鑿說答楊氏道夫則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此其尤深切著明者也或者又引此爲周不改月之證然公劉正當夏時謹守侯度自應遵用夏時周公追詠其事安得廢夏時而用周正惟是劉氏瑾曰凡詩中月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爲然故朱子以爲改月則與孟子春秋合以爲不改月則與詩書合以爲兩邊

皆有證據而亦不欲以七月之篇定爲不改月之明證也且七月之首章於二之日日卒歲於五章十月而日改歲考之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呂氏伯恭以爲三正並用殆或然歟總之詩以言志而已七月之篇幽民之志也而周公代言之雖公爲成王而作乃言外之志也則蘇氏轍以爲幽公之詩乃一國之風周公之詩乃一人之事其專謂之風也固宜

曹先生庭棟

曹庭棟字楷人號六圃晚號慈山居士嘉善人廩貢生少嗜學工詩中年後絕意進取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不就潛心著述者幾五十年所坐木榻穿而復補學宗程朱其說經類能薈萃羣言有所折衷所著有易準四卷首河圖次洛書次大衍圖次著法蓋專爲圖學而作孝經通釋十卷力主古文而以今文附

載於下凡所徵引唐五家宋十七家元四家明二十六家國朝十家旁證諸說者又十有二家採摭頗備逸語十卷昏禮通考二十四卷琴學內篇一卷外篇一卷老老恆言五卷永字溪莊識略正續七卷產鶴亭詩集十一卷俱刊行未刊者幽人面目譜三卷火珠林遺意四卷著測六卷隸通二卷草書體勢會通二卷格致略若干卷古逸詩二卷雜文彙四卷嘗以宋詩鈔漏略尙多且刊刻未竟往往有錄無書因搜探遺佚爲宋百家詩存二十卷序而刊之論者稱其書足補吳之振之闕又嘗與弟庭樞分纂經義異同辨未成乾隆五十年卒年八十七

參史傳四庫

全書提要
學案小識

易準例說

天地之道在陰陽陰陽之象在奇耦原夫奇耦所由立有數焉

清儒學案卷一百一
三
爲之紀所以極陰陽之變而成易之神故言易者必言河圖洛書良以圖書爲天地之數之原傳謂易與天地準準此也顧羲皇世遠指授无憑言圖書者固多而以易按之圖已非其圖書已非其書於是疑之者曰圖書乃後人僞託卽信之者且曰圖書自爲圖書何與於易歧圖書與易而不求其合宜乎大衍之數无明徵揲蓍之法多沿誤蓋自尼山傳易以來解者失其意旨之所在抑又久矣庭棟少時有志於易卽留意於圖書冥搜博討訖无指歸今年逾週甲幸而天牖其衷得識河呈洛負之眞爰爲反覆玩索觀其會通更參蓍法以達諸用說似創而實因圖似新而實故列爲四卷各以類從第一卷明河圖圖出希夷與世所謂圖者中位則異第二卷明洛書書有本象與世所謂書者實數則虛竭其一得闡抉務該閒有前人所已言者亦

撫而並錄第三卷明大衍圖大衍有十圖皆爲洛書傳之者旣罕言之者絕少則抒獨見以發揮之第四卷明蓍法蓍法所由來見之易傳而疏解舛誤又不辭研辯求得掛一歸奇之旨凡以求合於圖書之數而已若夫卷分篇篇又分條因其一節有兼各義非區網別目不足以致其詳至復推類旁通及於支干五行圖書中有此數皆易中具此義者也故是書之作明圖書卽以明易蓋天地之數圖書備之易從而變化之究其實用歸於蓍法所以定吉凶成亶亶苟因之而卽數觀理修齊平治之學不於是乎畢寓也哉

著測例說

易傳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後之人揲蓍求卦所以測之也然第執爻象之辭占其吉凶悔吝所謂神

而明之者安在乎原夫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若揲蓍所尙在占會通於象而取決於變與辭固合四者而一之者也余嘗著易準於卷末辯正著法至於占法未敢妄置一語誠以易無方體不得設一成例以相索耳旣而細繹傳文而知傳之示人以占法者亦詳而有要矣傳不云乎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然則象也者辭所由繫卽吉凶所由明其有關於占爲最重惟是象繫定辭占無定事故象隨事立就一卦一爻之中各有無定之象旨微義博遂覺從之而末由竊爲掇拾叢說分析其條目薈萃其義類管蠡所及詎能詳盡然使著者循是而觀其變玩其辭或有所依附以得其占亦引伸觸類之一法也要而論之莫非經所已備及傳所已言不過推廣發明一一援爲著者之用輯錄麤

畢名之曰蓍測神而明之則仍存乎其人矣乃於卷末更考左國及史傳所載占驗擇其有當於蓍占者附錄以備參觀至蓍法已詳易準不復贅云

孝經通釋例說

古文孝經十二章與尙書論語同出孔壁孔氏安國讀而訓傳其義者今文孝經十八章顏芝所藏出自芝子貞鄭氏康成爲之傳唐明皇朝題其章名如開宗明義之類是也二本章第不侔因彼此分合而異古文所多者閨門一章耳至字句互有增損亦非懸絕自唐以十八章之今文爲定而二十二章之古文幾廢然以孔氏之經出孔氏之壁古文之信而有徵明甚茲恪遵古文其與今文章第及字句有異者悉註於本章本節下後儒分經別傳刪節原文更易章次亦摭其說以備考若夫歷

清儒學案卷一百一
代註家或從古文或從今文不過沿習其名案之全經實義初無古今文之異特註者各出己見其說因之而別猶夫觀天者此窺其一角彼識其一隅然而無非天也故統古今文註而兼采之不爲分析其顯背於理及膚淺衍說者則從刪或前人已言而後人復出者亦從削乃復申以鄙說不扶同不矯異并不是非前人要之寧闕疑無臆斷因文釋義並俟讀者之論定顧自漢迄隋註家原本俱亡其零章斷句於宋邢氏曷疏中見之考唐開元時明皇集六家以作註元氏行冲博采諸家以作疏邢氏所引卽本元氏所采其中明著姓氏者六家外又有十家故茲所輯錄斷自唐始而唐以前之說略備於中焉由唐以來註家完本猶有存者他如語錄如雜著凡有及於此經悉爲摭入唐得五家宋得十七家元得四家明得二十有六家其中又

有雜引漢以來諸說得十有二家更博訪當代學士大夫之著述擇而采之得十家合前共九十家而鄙說次其後析爲十卷卷末另附總論一卷詳考古今文之始末及談經者之辯證凡以明經文之可信與古文之當遵題曰孝經通釋
逸語例說

孔子之言見於論語及周易禮記春秋三傳孝經孟子已皆尊之爲經願諸學校天下萬世共觀矣他如周秦兩漢以迄晉宋齊梁其間諸子百家之書尙多記述第傳聞異辭純駁互見固不可概信爲真亦豈得盡疑其僞是在後之學者爲之審擇以昌明聖道也宋元以來有采羣書而纂集者如戴良論語外書揚簡先聖大訓薛據孔子集語孔傳闕里祖庭記又東家雜記馬廷鸞洙泗遺編蔡復賞孔聖全書徐元徵孔庭纂要鍾韶論

語逸編凡此之類往往雜采成編不加審擇則其所以纂集之意揆之昌明聖道之旨得毋未協與庭棟學識荒陋敢云聞道特慮羣書沿襲疑信相參用是殫心潛體削誣正誤以傳其信夫去聖已遙微言莫質亦信夫理有可信而已若及門諸子之言閒亦附入合而輯之次爲二十篇大抵專於紀言略於紀事故凡敘述繁冗無關誦法者摘錄訓辭約文見義其例皆竊取論語而其文則爲諸經之所逸因名曰逸語至於篇以類分自修己及乎治人與夫所以爲窮理格物之助者悉具其梗概使讀者循節求之諸經而外更覩聖人垂訓之詳於學術人心不無小裨畔道之譏儻獲免夫

漢儒釋經專事訓詁宋儒則精研義理二者當未可偏廢庭棟輯逸語旣成書復宗朱子論語集註之意訓詁義理兼蒐以詳註之先儒語錄有可參證者并引據焉每二篇合爲一卷凡十卷自揣所見膚淺豈足以盡探蘊奧訂其闕失是所望於後之君子

搜集聖言俱見諸隋唐以前之書於每章之末各註書名明其所自出也其中有全書散佚僅摭一二者有兩書相類專據一書者并列書目詳其篇卷令讀者有所徵考焉

昏禮通考例說

昏與喪爲人道之始終皆禮之大者而言禮家往往詳於喪而略於昏故喪禮有專書而昏禮獨闕焉庭棟年來園居杜門參訂三禮因於諸經中有觀昏禮者摘采其文節引疏解備錄現行定制并蒐史傳及羣言雜說以廣之自天子至於庶人遞詳昏禮始末推及變禮雜儀分條類聚薈萃爲編四閱歲三易藁

而卒業題曰昏禮通考凡以表章聖經宣揚國制而於稽古之中益懍從今之義謹以現行定制集爲一卷冠於首上以昭天家大昏之重俾薄海內外咸仰隆儀下之使世俗嫁娶知守成規不敢僭替禮所不及法以維之律令並著於篇定制而外采諸往籍另爲二十四卷別其條目則有六十引經文以爲據者十居其九他如家語大戴記雖不列於學官而所載無非往聖昔賢之明訓采錄其文例得與諸經並列焉若歷代之儀節不同諸家之議論各異鉅細弗遺雅俗畢舉皆以資言禮者之考鑒至如異俗禮如高麗倭國之類雖明載史傳無與齊民之要概不參入其中有以鄙言按其下者或釋文義或審是非或參同異要以酌古準今期於無弊非敢獨出己見擅加論斷也嘗見崑山徐氏有讀禮通考一書乃專輯喪禮者與余所輯昏禮

體例別而取裁同顧其積卷盈尺茲則僅及其十之三四得毋喪禮本詳而昏禮本略之故與補其遺而正其誤尙俟夫博聞好禮之君子

琴學例說

樂必備八音而八音中絲爲君絲之中又以琴爲君良以琴之用具十二宮之還轉一器而全樂之理該焉故爲君子所常御定律之法在是涵養德性亦在是三代而降古樂散亡器則猶存而紀傳所載說琴者固多求其能得聲律自然之應與夫微弦制作之原者竟不一觀是何也論律者空言其理而不能施於用以指法授受者能施於用而不復究其理於是往往相左其沒古聖人造器協律之精意蓋亦久矣庭棟少時嘗學操縵麤識清濁迨後尋繹律書厯考漢唐來論者糾紛卒無定法惟

西山蔡氏能採其本著爲新書而亦未施於用爰不揣聾聵憑
器審音竊撰琴學凡二十有二篇爲內篇以律合琴卽以琴證
律而知正律之外必有變律還宮五聲必取半律實出於琴聲
清濁之自然而與蔡氏新書有互相發明者若夫以十分定半
律以九寸爲虛數則與蔡氏之說微有不符焉至於取應必兼
三節定徽俱出均分制弦則巨細同歸律位則寸分各具似此
之類固爲新書所未備亦漢唐以來諸儒所未論及者也又外
篇有四薈萃古今琴說妄以己意按其是非非敢譏議前人蓋
不如是無以明其理之必然與其用之變化方今學士大夫幸
生盛世正宜調聲均律以應庥和琴雖一器具十二宮之還轉
足以涵養德性爲君子所常御者其所係尤切而要也以庭棟
之管窺蠡測縱不獲遠追古樂之遺而於古聖人造器協律之

精意庶幾闡發其萬一誠使憑器以求因其自然之聲合乎一
定之律則得其理而兼得其用所謂今樂猶古樂不可舉一琴
以概其全也哉

盛先生百二

盛百二字秦川秀水人乾隆丙子舉人官山東淄川縣知縣爲
政靜而不擾簡而有要聽訟不多言而人自服嘗查覈厯城濟
陽災戶了了無遺雖能吏莫之及然素無宦情在官一年以憂
去遂不仕少讀書穎悟凡句股律呂河渠之學靡不研究而於
天文致力尤勤嘗謂羲和之法遭秦火而不傳六天沸騰莫知
所從自太初以後踵事增修者七十餘家至此時御製律厯淵
源之書出如披雲見日使千古術士詭祕之說至今日而無遁
其形始知大經大法已略具於虞書數語之內雖有古今中外

之殊而其理莫能外也因著尙書釋天六卷於堯典舜典脄征
洪範諸篇凡有關厯象者逐條考訂博採諸書而詳疏之其大
要以西法爲宗凡五易稿乃成晚居齊魯閒主講山棗棗城書
院十數年多所成就他所著有問水漫錄四卷增訂教稼書二
卷柚堂筆談四卷柚堂續筆談三卷觀錄四卷柚堂文存四卷
皆山閣吟藁四卷

參史傳
疇人傳

文集

任城書院學海樓釋奠先賢任子記

尙書姚公莅河之三年始移任城書院於西郊草橋之北而兵
備使陸公實左右之知州藍使君實經營之規模式廓迥異舊
觀其中有學海樓上奉先賢任子栗主釋奠在焉任子爲七十
子之一載於家語及史記而生平無所見惟任氏譜云有詩傳

禮緯考及逸語三篇生魯襄公二十八年少孔子六歲其弟子
有東門子高蒯伯儀皆他書所無當表出之者夫任城近聖人
之居先賢遺蹟往往而有如曾子仲子高子樊子鄭子是也何
獨任子然諸賢或以流寓或子孫徙家因而立祠若任子固任
國之族以國爲氏者任城以任國而名諸賢之於任城豈可與
任子比乎按鄭夾漈姓氏略任氏有三宗其一黃帝之後封於
薛爲任氏蓋卽國語所謂二十五子得姓十四人之一也其後
奚仲封於薛又曰黃帝之孫顓頊少子陽封於任又任爲風姓
之國太昊之後主沛之祀今沛州卽其地子孫亦皆以爲氏焉
而今任氏譜系獨推本於薛康熙初知州陳虹作任子祠記兼
用之語涉兩歧鄭孝廉與僑特表風姓之說而亦未有所決也
余則斷以任子爲任城之任風姓之後無疑者蓋春秋二百四

十年之間惟女子稱姓男子無稱姓者昔人論之詳矣任子果爲薛國之後應爲薛姓不稱任矣且惟其爲任國之任是以唐追封曰任城伯而宋之賜田廟戶亦並在任城又譜云任子居桃鄉卒於此母南宮氏亦葬於此按兩漢書志桃鄉亦曰桃聚前漢爲侯國屬泰山郡後漢屬任城龐萌傳桃鄉在任城北六里此其鑿鑿可據者宋時因鄭康成謂任子爲楚人改封當陽侯後人遂附會任子曾徙當陽而不知非也蓋春秋之末越與魯鄰及楚滅越皆爲楚地故莊子居濮陶朱居定陶皆以爲楚人譜又云桃鄉之西有大阜界於楚又名楚邱又云楚以上卿禮聘不就迹其生平未嘗舍桑梓而他適也或曰然則顓頊少子封於任獨不得有後乎曰唐書世系表於薛氏云出自任姓黃帝孫顓頊少子陽封任於任氏云自黃帝少子禺陽封任

因以爲姓其說不同而下至奚仲皆云十二世則兩宗雖二而實一自爲矛盾旣知古無男子稱姓之例亦可勿論矣且任城固爲任而廣平有任邑但言封任而不著其地安知非廣平之任乎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有濟之祀見於左氏春秋夫譜系之紊久矣自當以左氏爲斷而就任城以言任又自當以風姓爲是也曰譜又云薛定侯封仲子於桃鄉其說非歟曰薛故城在滕縣南四十里去任城東南二百里矣桃鄉又在任城之北六十里則去薛益遠安能以封仲子夫近代之人猶傳聞異辭況秦漢以前乎苟非經史何足爲據書院之初成也余來掌教事諸生荷當事諸公表章先賢及作人之雅化共立石以誌不忘而以文石之詞來請任子本有祠在汶泗坊舊記有不慊於心者故爲稽其本末以質後之君子

汪先生輝祖

汪輝祖字煥曾號龍莊蕭山人少孤繼母王生母徐教之成立嘗入州縣掌書記習刑名家言乾隆乙未成進士選授湖南寧遠縣知縣境多流丐率強橫不法下車後卽掩捕其尤而驅餘黨出境又邑人多積逋而好訟時當徵賦因先期曉諭與紳民約每旬以七日聽訟二日校賦一日手辦詳稿若遵期完課則少費校賦之精力卽多留聽訟之工夫眾感其誠不逾月而賦額足治事廉平尤善決獄兩署道州又兼署新田縣皆有惠政後以足疾請告會大吏已疏請調補善化疑其規避遂劾罷歸里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固辭免十二年卒年七十有八少尙志節老而愈厲先後佐幕三十餘年惟以守身之義懍懍自防終其身罔敢隕越尤邃史學於姓名氏族考訂最詳所著有元

史本證五十卷史姓韻編六十四卷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一百六十卷九史同姓名略七十二卷三史同名錄三十九卷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讀史掌錄十二卷過眼雜錄四卷越女表微錄七卷善俗書一卷詒穀燕談三卷雙節堂庸訓六卷學治臆說四卷佐治藥言二卷病榻夢痕錄二卷夢痕錄餘一卷文二卷詩六卷

參史傳 阮元撰
病榻夢痕錄

史姓韻編自序

讀史而記姓名末已抑亦何可易言也載籍極博史特四部之一二十一史之在史部太倉稊米耳然其勳德彪炳熟在人口代不過十數人數十餘人佗有莫能舉其姓名者矣少時從友人假讀史記兩漢書塵塵焉粗涉其大端旣而衣食奔走兼攻舉子文不暇卒業諸史年四十又八始得內版二十一史及舊

唐書明史通二十三種五六年來佐吏餘功以讀史自課顧目力短澀日不能盡百葉又善忘掩卷如未過眼每憶一事輒輾轉檢閱曠時不少計欲摘二十三史中紀載之人分姓彙錄依韻編次以資尋覽碌碌未遑也因就列傳之標名者先事排纂則鮑君以文先我爲之第其書史各爲表體例未定且前明監本閒與內版微有參差遂乞作槁本合二十三史爲一編詳加考較闕者補之複者刪之一人而見二史三史者分行注之同姓名者書其官籍別之帝后不繫於姓明所尊也故十六國十國仍以姓編之男女宜有別也故公主列女各以類編而不以姓分惟秦良玉獨編於姓遵史例也野王二老瞿硎先生之類姓不可考者別爲佚姓一條皂旗張名佚而姓不可編亦附焉釋老同異端也道士有姓而沙門之姓不著故以釋氏類之從

史注則句讀如勾賁讀作肥從俗呼則繆音若妙富切方遇史記留侯老子諸篇則各標本姓而注曰目作某某用歸畫一凡期有七月手錄甫竣邵編修二雲以新葺舊五代史鈔本見寄復次第增補之爲卷六十有四而題其端曰史姓韻編客有送難者曰魏自孝文帝始改姓爲元而子於魏之宗室概從元氏周世宗柴氏子也子於世宗諸子姓俱從郭母乃失實遼金元三史標名而不著姓者子各依本史分韻彙編謂其姓之不可詳也似矣顧其中有編於姓者亦複出焉而又不盡複出也不幾自淆其例歟余應之曰然抑有說焉魏之改姓雖始孝文而宗室諸傳俱無復稱拓跋者自不必分改姓以前從其初姓矣柴守禮爲世宗本生父世宗卽位禮以元舅是世宗仍父太祖也其子能不承祖姓乎遼金元三史音義多誤聖天子命儒臣

翻譯改正伏讀通鑑綱目續編改本惟遼之耶律蕭金之完顏
並仍其舊其蒲察斜卯紇石烈溫迪罕諸部移刺唐括夾谷粘
割諸姓及元之國姓奇渥溫無不譯改方今敕纂三史語解未
奉頒發新改之名無由周悉是用仍依舊名彙編專爲一卷恭
候欽定書行祇遵改正且是書爲讀史者便檢閱也凡名之一
望而知爲非姓者如金之烏春桓赧麻產石家奴元之安童桑
哥全普庵撒里畢也速可立之類較然不必入姓編矣若唐兀
氏之余闕與漢人姓名何異遼之奚和朔奴奚回离保元之來
阿八赤楊賽因不花張萬家奴劉哈刺八都魯之類姓不須譯
而名須譯改故姓編與彙編皆兩收之至耶律蕭完顏三姓之
人名雖多須譯改而姓自一定斯則無庸複出義固各有取也
獨余於是有未能慊於心者編錄之時遇其人勲節燦著傳日

雖不標名亦必附載於篇儒林黨錮孝友傳序之所錄者概不
敢遺雖非爲傳中人詳世系而賢臣名將或并其先人後裔牽
連及之若外戚若權姦往往亦附所自出竊於是寓勸懲之意
焉顧時方有九史同姓名之錄唐以後採錄稍詳而南北史以
前諸多漏佚竟全史而益之行有完書庶幾俟諸異日乎

九史同姓名略自序

九史者新舊兩唐書新舊兩五代史宋金遼元四史暨欽定明
史也往歲丁酉始得讀舊唐書其所敘姓名閒與新唐書詳略
不同隨讀隨錄用備參考嗣讀舊五代史鈔本亦如之循是而
讀宋唐各史無不摘寫已而閱歷代說部多有採錄同姓名者
寥寥不過數人數十人而止余寅同姓名錄號稱博雅旣正史
外旁及他書而史所紀載轉闕焉不詳竊不自揣欲盡讀史記

至南北史通錄成書猝猝謁選人未遑卒業爰就九史所摘姓名之同者先爲彙錄置之行篋丁未備官寧遠退食餘閒取而訂之得姓若干得名若干凡同姓名者二萬九千有奇姓依韻府名依字典恭遇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廟諱皇上御名仍各歸字典本部遵書欽定字樣而添注敬避廟諱敬避御名四字以別於本名元本名允本名宏者既昭誠敬無礙參稽手繕成冊區爲七十二卷名之曰九史同姓名略嗟乎是直點鬼簿耳性命之學無裨纖毫然自佐幕迄於服官常與史俱往復流覽獲益不尠且姓名同矣而貞邪異迹其實不同論世知人惟其實不惟其名未始非以古爲鑑之資也豈惟賢於博奕已哉遼金元三史元本音義多舛方今聖天子勅纂三史語解如耶律如蕭如完顏各從其姓同名之人一例收錄俟語解頒行欽

遵更正他如海里和尚撻不也伯顏脫脫孛羅帖木兒之類姓未能詳皆從佚焉庚戌仲秋史姓韻編鏤版既竣兒子繼培請雕是書余姑諾之會奉符權知道州事無暇覆校繼培乞彙本重訂刪複補遺付剞劂氏其閒複者遺者知正不少大雅君子原其略也而是正之幸莫大焉夫九史之中同姓名者已如是其夥由史記以至南北史十五史所同及十五史之同於九史者又不知凡幾今方以足疾乞休倘天假餘年得於歸林之後徧校二十四史詳加釐定克成完書以遂初心則是書其嚆矢也嗟乎余年六十有二矣炳燭餘光其可必乎抑不可必乎是爲序

三史同名錄自序

錄同姓名者辨其似也至遼金元三史則不能復以姓統名蓋

遼金諸部各有本姓史文或繫或不繫元之蒙古色目例不繫姓故惟以名之同者錄之此變例也余錄廿四史同姓名漢姓差備既卒業取三史中以國語命名者重爲編輯遼金則以名爲綱而以異姓者分列之元則以蒙古色目及遼金部族爲主而以漢姓者附存之色目雖有漢姓實則俱以名行與蒙古同漢人南人間有不繫姓者亦仍史文錄之不書首字以韻相次次字以部相從訂其異同各爲次第復旁攷五代宋明諸史以資參證草稟初就末疾未瘳子繼培續加刪補凡音近字別轉輾相同者輒移韻部附於初見條後其名之互異及姓之或繫或不繫者悉考著之體例加詳增益幾倍錄遼史同名五卷金史同名十卷元史同名二十卷異史同名各止一人及一史已有同名而他史別出一人者爲總錄二卷五代史宋史明史人名之合於三史者爲附錄二卷統三十有

九卷於是三史同名約略可觀矣夫古者綴名以姓別姓以氏而曾參毛遂同時而易淆士燮杜喬異代而相襲況乎族以名行人不姓繫而又取於官於地於事於物於姓氏國俗相沿語必疊字對音繙譯文難數通以視漢字漢語者廣隘難易相懸萬萬襲蹈故常漸難別白勢使然也昔遼人稱乙幸父爲窮迷刺金人稱昭祖爲勇石魯歡都父爲賢石魯又以泰州繫婆盧火草火板子別二訛可大中小區三婁室元時亦有脫脫康里脫脫之殊意欲便於觀聽然其餘同於數人者觸處多有安能盡區以別之且其不易別者非僅數人又安能盡易其稱使觀聽者一無疑惑耶當時旣難辨哲後世益鮮攷据於是賢否混淆彼我合并如康里脫脫傳之入脫虎脫事脫虎脫亦稱脫脫泰寧王買奴之繫以宣靖王元泰定帝時諸王有兩買奴之類史臣且不能無誤而

欲讀史者展卷瞭如仰又安能此則論世知人不容不早別者也曩歲曾繕初稟就正嘉定錢竹汀宮詹多蒙教益輝祖老病健亡見聞渺益繼培又淺學薄植未能博采羣書審定疑似雖屢加校覈其閒誤分誤合終必未免特以崦嵫餘景稍寄精神不忍棄置用付剞劂質諸大雅庶幾訂譌證缺有以徵信於來哲若夫譯音無定舊史多舛館臣奉詔釐正一洗沿襲之陋輝祖僻處草茅末由仰見錄內人名仍以武英殿舊刊爲據後之君子讀定本而別有成書是編眞當覆瓿置之矣

元史本證自序

予錄三史同名閱元史數周病其事跡舛闕音讀歧異思欲略爲釐正而學識淺薄衰病侵尋不能博攷羣書旁搜逸事爲之糾謬拾遺因於課讀之餘勘以原書疏諸別紙自丙辰創筆迄

於庚申流覽無閒刺取浸多遂彙爲一編區以三類一曰證誤

一事異詞同文疊見較言得失定所適從其字書爲刊寫脫壞

者弗錄焉二曰證遺散見滋多宜書轉略拾其要義補於當篇

其條目非史文故有者弗錄焉

如藝文志國語解之類

三曰證名證無定

言聲多數變輯以便覽藉可類求其漢語之彼此訛舛者弗錄

焉凡斯數端或舉先以明後或引後以定前無證見則弗與指

摘非本有則不及推詳爰取陳第毛詩古音攷之例名之曰本

證曩者三史同名錄草稟初成子繼培復爲增補因將證名一

門並令校錄有及證誤證遺亦錄之時賢訂元史者錢宮詹攷

異最稱精博戊午暮秋始得披讀凡以本書互證爲鄙見所未

及者悉采案詞分隸各卷不辭誚于竊取幸免恥于攘善自維

桑榆景迫梨棗功艱強記日疏求正益切去夏同名錄竣工隨

清江先生集卷二
取是編重加排比付諸剞劂非敢規前人之過衒其所長庶逮聞大雅之言補吾所短若夫假以餘年益所新得此則區區之志所不能自必者也

雙節堂庸訓自序

雙節堂庸訓者龍莊居士教其子孫之所作也中人以上不待教而成降而下之非教不可居士有五男子才不逮中人孫之長者麤解字義其次亦知識漸開居士扃戶養痾日讀顏氏家訓袁氏世範與兒輩講求持身涉世之方或揭其理或證以事凡先世嘉言嫩行及生平師友淵源時時樂爲稱道口授手書久而成裘刪其與顏袁二書詞旨複沓者爲綱六爲目二百十九釐爲六卷首述先誌祖德也先考妣事具行述者不贅次律已無忝所生有志焉未逮也次治家約舉大端而已家世相承

兼資母範故論女行稍詳次應世寡尤寡悔非可倖幾也次蕃後保世滋大其在斯乎以師友終之成我之恩輔仁之誼永矢勿譖矣友之存者兒輩耳熟能詳不煩錄敘且廩廩乎有谷風陰雨之憂焉居士自少而壯而老循軌就範庸庸無奇行也庸德庸言之外概非所知故名之曰庸訓冠以雙節堂者獲免於大戾稟二母訓也諸所爲訓簡質無文皆從數十年體認爲法爲戒欲令世世子孫婦穉可以通曉自念身爲庸人不敢苛子孫蘄至聖賢而參以顏袁二書各條則學爲聖賢之理未嘗不備夫人無中立不志於聖賢其勢必流於不肖可不慎歟嗟乎教者祖父之分率教者子孫之責苟疑訓詞爲庸而別求新異之說以自託將有離經畔道重貽身世之患者是則居士之所大懼也

清儒學案卷二百一終

清儒學案卷二百二

天津徐世昌

諸儒學案八

崔先生應榴

崔應榴字秋谷海鹽人增生自少穎悟甫成童卽補博士弟子員累試輒高等生平究心經史子集老而彌篤嘉慶初爲嘉興知府伊湯安分纂郡志詳簡合度世稱善本所著吾亦廬稿四卷說經鏗鏗爲儀徵阮文達元所激賞又著有殷水遺聞橫山紀略歲時藻玉廣孝編廣慈編等書及詩文集

參海鹽縣志

吾亦廬稿

易爻第一位言初第六位當言終第六位言上第一位當言下所以文不同者孔疏引莊氏曰下言初則上有末義故大過象

云棟橈本末弱也是上有末義也六言上則初當言下故乾小象云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則初有下義也

坤上六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按無陽何以稱龍說似難通李氏集解作爲其兼於陽也故稱龍焉引九家易曰陰陽合居故曰兼陽謂上六坤行至亥下有伏乾陽者變化以喻龍焉

比卦原筮元永貞原字歷觀先儒之說未有作再字解者干寶曰原卜也蜀才作究字解孔疏作窮字解窮與究義均程傳亦只作推原解惟朱子本義作再字解似用周禮原蠶爲再熟蠶之義然周禮太卜掌三兆一曰原兆注謂拆裂如原田未嘗有再字解也

泰卦大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虞翻曰后君也陰升乾位坤

女主故稱后坤富稱財守位以人聚人以財故曰成天地之道愚案女主之說不可爲訓夏氏稱后豈亦女主乎又財亦非富之謂康成曰財節也荀爽本作裁漢書凡裁字皆作財蓋古字通用朱子財與裁同蓋本荀義亦與鄭氏之旨有合

平章百姓孔傳曰百姓百官也康成曰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作如此解方與下文黎民不複蔡氏通指百姓黎民爲民而以畿內天下分疏之甚無義理又百姓如喪考妣亦指百官言下遇密八音乃指黎民蓋臣分親故如喪考妣民分疏故三年遇密八音而已足伸其哀矣楊升庵主此說顧亭林是之朱長孺尙書埤傳亦從古注

王朝步自周孔傳謂步卽行然自周至商自周至豐無步行之理字書輦行曰步謂以人行車故以二夫行車爲形但古車無

用人惟輜車重車有之周禮鄉師縣師軍旅會同作其輦輦馬駕以載輜重爲輦人輓以載任器爲輦鄭注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耜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輦載器而不載人巾車王后五路輦車組輓此特用於宮中者步輦起於後世豈宜在周世乎然觀左傳使婦人輦以如宮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則用人輓車亦未可定也

劉興伯

詩

論洪範七稽疑脫字云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

騏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讀者皆以占用二作一句史記宋世家載箕子之對謂卜五占之用二衍賁鄭氏注曰卜五占之用謂雨霽圓霧克也二衍賁謂貞悔也兆卜之名七龜用五易用二然則卜五古者用之衍賁則非占也尙書省

去之字合以占用爲一句二衍忒爲一句則義理明矣按此說有據可從

書經中以肆字冠句者如肆類于上帝肆嗣王丕承厥緒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厯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肆惟王其疾敬德不可枚舉朱子以爲皆承上起下之詞蔡注或訓爲遂或訓爲故皆本孔傳及爾雅與承上起下之義合惟于梓材肆王惟德用訓肆爲今陳氏傑譏之其實蔡注亦本爾雅未可非也但攷此句孔傳以王惟德用爲句而以肆字屬上句與蔡注不同謂能遠拓其疆壤則于先生之道遂大以大訓肆于理亦通

鄭氏邠鄘衛譜紂城而北謂之邠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封於衛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

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夫邶鄘地旣入衛其詩皆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意似難曉或是邶鄘之音異於衛故分繫之然莊姜共姜通作自衛宮安見一爲邶音一爲鄘音如云作之邶鄘者謂之邶鄘作之衛者謂之衛則漕邑鄘地而邶曰土國城漕泉水衛地而邶曰埖彼泉水或謂繫邶繫鄘是太史書法如春秋書陳災之意或謂是樂部名周初列國不一採詩者各判其國詩授之樂官國有興廢而樂部之名仍在故不廢邶鄘也數說均未見的日知錄邶鄘衛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爲邶某篇爲鄘某篇爲衛漢儒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而各冠之非夫子之舊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不析言之也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在今邶詩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

言之爲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也

平王徙居東都王城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此鄭氏詩譜之說也范寧穀梁傳序孔子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傳季札觀樂已爲之歌王孔子哀公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正樂安得云降王於國風乎且春秋爲尊王之作而詩何以獨儕王於列國其說謬甚然則王當是周初太師之本名非孔子所得而降之也

詩人所稱之父母其指不一疏所謂已尊之又親之也婦之於夫有稱爲父母者日月之詩曰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莊姜呼莊公爲父母也杜之詩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指其戍役之君

子爲父母也沔水之詩曰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傳曰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正月之詩曰父母生我胡俾我瘉傳曰父母謂文武也

睨睨黃鳥毛傳好貌鄭箋睨睨以興顏色說也其字從目不得作鳥聲解舊云黃鳥好視善窺人故詩人以睨睨稱之陸疏黃鳥幽州人謂之黃鸝集韻廣韻俱作鸝以兩目出鳥上爲名正所謂睨睨出目者集傳以爲鳥聲清和圓轉似少據又案綿蠻黃鳥毛傳綿蠻小鳥貌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引薛君章句云綿蠻文貌作鳥聲解亦非

家伯維宰今本維作豕字之譌也正義曰鄭司農宰夫注云詩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爲小宰鄭以爲豕宰者以小宰不得單稱宰故知是豕宰也觀此可知本是維字後譌爲

豕也

小弁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考上下文並無鄉里之說張衡南都賦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真人南巡觀舊里焉後人沿之遂以桑梓爲故里之稱案范甯穀梁傳古者公田爲居注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舊五代史王建立曰桑以養生梓以送死此桑梓必恭之義也

大田興雨祁祁呂氏春秋務本篇引作興雲祁祁漢書食貨志亦作興雲桓寬鹽鐵論後書左雄傳皆作興雨顏氏家訓以興雨爲是孔疏亦以興雲爲誤困學紀聞雨欲徐徐則入土愚案韓奕之詩曰祁祁如雲以詩證詩興雲是也

楚語莊王問敎太子法於申叔時對曰敎之以春秋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管子權數篇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是齊晉楚皆

有春秋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又云吾見百國春秋戰國燕策蘇代曰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樂毅曰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顧氏日知錄曰周燕宋齊之史未必皆春秋也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名之也韓非子備內篇引桃左春秋此不知何國之史周禮秋官冥氏鄭司農曰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賈公彥釋曰冥氏春秋者冥氏作春秋書名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唐劉允濟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

戰國時有虞氏春秋漢陸賈有楚漢春秋趙君

山有吳越春秋後世之書以春秋名者尤眾

左傳五侯九伯杜注五等諸侯九州之伯語殊欠明案天下九州州設一牧以侯爲之九州九牧亦可稱九侯一牧之下設二伯以伯爲之九州得十八伯太公在周爲二伯之職

此分天下爲左右曰

二伯得征天下之半當言四侯半九伯舉成數言五侯也

詳見左傳

疏詩旌邱疏蓋本鄭康成之說後儒以無經據駁之非也蓋楚以涉地爲間故管子以先君

太公征伐所得及對之穆陵無棣當依史記索隱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之說爲正正見齊之伐楚乃修舊職足以塞楚使之口也杜注以穆陵無棣爲皆齊竟說本服虔究未是

左傳楚二廣杜注楚乘車名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故曰二廣蓋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補正邵氏曰楚人易古偏法爲廣廣有百人故曰一卒一卒之外又有二十五人爲承副其數如偏法之有兩也朱申曰百人爲卒以今廣法論之每車一乘有一百人周制車十五乘爲大偏二

十五人爲兩楚以五十人爲兩以舊偏法論之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人之兩也蓋楚一車兼周兩車人數周一車七十五人楚一車百五十人此說見唐太宗李靖問對

左傳呂相絕秦戮力同心戮卽勦併力爲勦音劉字林音遼國語勦力一心賈逵曰併力也陸機文賦非余力之所勦注勦并也

十一年作三軍杜注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率以征伐季氏欲專人民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范寧穀梁傳注魯有二軍今增置中軍愚案杜范皆謂魯本二軍非也周禮大國三軍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魯實三軍此時之作乃廢公家之三軍以成三家之私耳

士文伯曰高其閭閥杜注閥門也案爾雅閥有二衙門謂之閥

郭注引左傳曰盟諸僖閥閥衙頭門所以止扉謂之閥郭注引左傳曰高其閭閥長杙卽門槩也元凱注未明晰

褚師聲子韠而登席杜注古者臣見君必解韠此非謂凡見君之禮皆然燕飲時君脫屨臣必解韠記曰燕則有跣跣解韠也禮飲不過三爵油油而退卽坐而取屨燕飲必盡歡歡則必解韠也古幅舄屨韠各有其制芾在股下而過于膝一名爲蔽膝故曰赤芾在股言在膝之上股之間邪幅在膝而邪纏之以至于足言在膝下也韠在脛之下足之上護脛幅而藉足履者故一名絺釋名曰韠者末也在足之末也一名絺絺足者也其制淺而窄一如履然止可弋足韠後也履曰舟韠曰後其形同也跣義有三脫屨則猶有韠也解韠則猶幅也徒跣則幅亦去之矣案此釋幅舄諸制最爲明晰

禮之祭有追享朝享追享者祭遷廟之主祭法所謂壇墠有禱焉祭之者朝享者祭法所謂月祭謂天子告朔于明堂因卽朝享諸侯告朔于太廟因卽朝享詳見賈疏

喪中自未葬以前飲食直奠置于神前故謂之奠康成所謂喪所薦饋曰奠也始死有奠小殮有奠此二奠皆于地未有席至大殮奠乃有席殯後則有朝夕奠其奠無論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有朔月奠大夫以上兼有月半奠有薦新奠天子七月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則有遷奠祖奠遷奠者朝廟之時下棺于廟之兩楹間棺西設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朝廟之奠所謂遷奠也祖奠者旣朝而出乃設祖奠也二奠皆有牲體厥明將去爲大遣奠其牲非直有牛兼有馬旣葬乃廢奠而虞祭凡奠皆未有尸康成所謂未葬以前無尸飲食是也

至虞祭始立尸喪之有奠今世尙存其名故爲攷其略如此六變八變九變先儒之說不一劉公是曰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箭韶之樂九變而終其說最有理

鄉飲有四鄉大夫賓賢能一也黨正正齒位二也州長習射于州序三也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四也此禮爲賓賢能戴記鄉飲酒義爲正齒位鄭氏蓋據記中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云然呂氏謂儀禮之禮卽戴記之義二而一者也儀禮著其禮戴記詳其義其儀禮有未備則義文補之首尾脈絡本自貫通萬氏儀禮商取其說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呂氏曰醫三世治人多用物熟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此謹疾之道然以父子孫相繼爲三世迂甚矣三世者上古三世之書也一日黃帝針灸二日神農本草三日

素女脈訣爲醫者能通于三世之書可以卻疾保年其藥可服
說見孔疏

月令同度量鈞衡石注疏度量鈞衡石爲五物而以同字總之
與虞書同律度量衡文法同案小爾雅廣衡云斤十謂之衡衡
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周禮臬氏注孟疏俱云
三十斤爲鈞惟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鼈均則字本作均故韋
昭訓爲調均乃陳氏釋鈞字爲平其輕重之差失之矣

願車馬衣輕裘監本衣下有輕字唐石經無輕字後人旁增案
皇侃論語義疏言朋友有通財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
也張載論語說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與賢友共做北齊書
唐邕傳顯祖嘗解所服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做
皆宋以前人衣字不讀去聲無輕字之證

原思爲之宰集解包曰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韋昭
晉語官宰食加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家田也論語曰原憲
爲家邑宰據此則原思爲之宰乃爲夫子之家邑宰也集註宜
添家邑二字

直躬孔云直身而行釋文直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與孔氏
異解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將誅
之直躬者請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
不亦孝乎荆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信一父而
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如無信莊子盜跖篇直躬證父韓非
子五蠹篇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淮南子汜論訓直躬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注直人躬楚之葉縣人也皆以爲人名
故鄭氏據之

爾雅漢志二十篇今惟十九篇晴江翟氏曰祭名與講武旌旂三章俱非天類而繫于釋天邢氏強爲之說義殊不了古爾雅當更有釋禮一篇與釋樂相隨此三章乃釋禮文之殘缺失次者耳按此說甚爲有理可取

黃先生模

黃模字相圃錢塘人嘉慶初歲貢生少工詩與同里吳錫麒有李杜之目生平淡於榮利親喪後不復應舉覃思經術一意著述嘗以大戴禮中夏小正一篇古來注解者甚多因薈萃諸家舊說融會貫串成夏小正分箋四卷及異義四卷凡各家詮釋彼此互異者復就已意加以按語攷定是非時稱精覈又有三家詩補考國語補章竹書詳證蜀書箋略武林先雅及壽德堂詩八卷子士珣字薌泉亦歲貢生客遊四方留心當代故實歸

居城北仿厲徵君鶚東城雜記例爲北隅掌錄二卷又館同里

汪中書遠孫家校訂咸淳臨安志一百卷世稱善本又佐吳制

府振棫續編杭郡詩輯時之撰述家欲有所考訂必待士珣相

與商榷云

參史傳
杭州府志

夏小正分箋

鞠則見

鞠者何也星名也

金注曰鞠星未詳以天文考之其時晨見于東者惟危室耳
模案鞠卽危也漢地理志汧縣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隄
雍州川師古曰隄讀與鞠同大雅公劉之詩止旅乃密芮鞠
之卽韓詩作芮隄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隄之
間耳然則古危字必作隄故小正直以隄爲鞠也

綏多士女

模案士冠禮筮日不筮月疏云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娶妻時也既有常月故不筮郊特牲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據此士冠禮正始于夏此節似宜昏冠並言

參則見

模案井鬼鶉首也柳鶉火也鬼四度柳十五度厯法率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謂日在與鬼者節氣也謂日在柳星者中氣也天地際處曰濁云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者據傳以伐爲參而言伐者參之體也

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

模案伐三星在參兩股間俗呼爲白虎之尾蓋參以觜爲首

伐爲尾正月昏中首北尾南五月朝覲首前尾後傳舉伐言之則全體見矣故曰盡其辭

時有養日

模案養日卽夏至也天體北高南下七政皆斜轉左旋日南至則辰出申入行天之度少故晝短日北至則寅出戌入行天之度多故晝長凡節氣有入於前月者中氣不出本月早則在月頭晚則在月尾耳夏至中氣也故傳曰或在本或在末也

唐蜩鳴

唐蜩者匿也

模案爾雅正義蟬爲蜩之類也詩如蜩如蟬毛傳蜩蟬也蟬蟻也方言蟬宋衛之間謂之蟬蜩蟬又名蟻詩疏引舍人云

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蜩

秀葦葦

未秀則不爲葦葦秀然後爲葦葦故先言秀

模案詩義曰此二草初生爲葦者長大爲葦成則名爲葦初生爲葦者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葦秀蘆花也葦秀荻花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毀泉臺公羊傳曰未成爲郎臺旣成爲泉臺此傳文法同

初昏織女正東鄉

鄉音向

模案織女在河西牽牛在河東娥訾之口室壁也在牽牛東降婁奎婁也又在壁東皆可向也至近莫如牽牛矣天官星占曰牽牛不與織女相值者陰陽不和爾雅曰何鼓謂之牽牛史記作河鼓正義云自昔相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

卽此非斗牛之牛也正東向者正於東所向亦東也言正復言向者蓋以此星形如品字一大星爲首兩小星爲足有向背之勢焉織女所向亦無定惟南斗昏中銀河左界則見其登漸臺臨輦道一水盈盈適與牽牛相對故曰初昏織女正東向東都賦言昆明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燕歌行云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又古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卽河鼓皆舉兩星對言之則其所向可知矣

玄校

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

綠傳本作綠

婦人未嫁者衣之模

案士冠禮陳服於房有玄端服士喪禮陳襲事於房則云祿衣蓋冠時玄端衣裳別襲時玄端連衣裳與婦人祿衣同故

雖男子之玄端亦名祿衣觀雜記子羔襲用祿衣纁裙曾子
譏襲婦服蓋有吉凶男女之辨焉故曰玄雖近黑與祿有殊
使若祿色然則惟婦女衣之而非士夫之所宜服矣此亦在
所當校者也

丹鳥羞白鳥

模案古今注螢一名丹良一名丹鳥劉彥和物色篇曰陽氣
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
深矣劉與皇氏皆梁時人

辰則伏

辰也者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模案猶是心也中曰大火伏與繫言辰者蓋一伏一繫之間
方紀內火出火之政使皆曰大火則稱名易淆此變文所由

起與大火曰辰燕曰玄鳥變文有相配者此可以觀書法焉
辰繫于日

模案在與繫義異在者居其所繫者連而及也八月日在心
故心伏而不見九月日在尾末之時則相距十八度外故朝
覲究之相距不甚遠故心升而日亦隨升如彼此牽連然故
曰繫也唐書日度議曰國語稱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
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韋昭以
爲夏后之令周人所因推夏后之初秋分後五日日在氐十
三度龍角盡見又先寒露三日天根朝覲後寒露十日日在
尾八度而本見又五日而駟見故隕霜霜降六日日在尾末
火星初見營室昏中故時儆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
見期於司里據此則所謂辰繫於日者即九月中氣後所見

之星火也

織女正北鄉則旦

模案是月南門晨見鶉尾方中織女初升于東厥體未正迨正北向而昊天曰旦矣故曰則旦則言乎其速也前八月參中則旦其旦遲此織女正北向則旦其旦速昏旦者明動晦休之節也仲秋穡事伊始欲其與雞俱興故示民以大辰十月女功已勤于夜而晨氣方寒則俟黎明可也故以織女正北向爲候同一書旦而時有不同矣正北向亦非是正子午蓋偏在東方言乎其向則正矣織女北向則河漢西流楊升庵謂小正舊注有河漢東西漿洗寒衣之諺當在此因悟小東詩所詠非七月之織女乃十月之織女也夫天孫待旦而雲漢飛霜公子宵征而葛屨是履其寥戾寒涼之況非初秋

之景色斷可識矣

日冬至

模案分至啟閉謂之八節始于少昊重于春秋此經惟正月書啟蟄十有一月書日冬至冬至在于月故知小正是夏時也向汨于傳今時表出之

鳴弋

模案晏子春秋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禽經曰朱弋不攫肉朱鷺不吞鯉弋鳶古字通又曰暮鳩鳴則小雨朝鳶鳴則大風鳶鳴也飛而翔善鈔盜俗呼鵝老鷹其鳴也行則風坐則雨

納蒜蒜

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

模案山海經鼓鐙之山有榮草其葉如柳其本如雞卵則大矣管子五行篇目苾實爲卵菱以其小而圓也鄭夾漈通志曰小蒜一名薺子薺卵音同其臭比大蒜尤薰辛爾雅蒿山蒜卽此

隕麋角

模案史記淮南並說冬至麋角解時訓在冬至第二候小正則冬至前後並言隕角察物尤詳攷月令七十二候雁凡四見而于仲秋日鴻雁來季秋日鴻雁來賓連月言來不嫌其複其亦昉小正重書麋角之例乎夫麋角之隕驗陽生也一陽之動也微至隕非一隕而產氣著明今而後喜可知矣故小正重言之傳亦重解之也

夏小正異義

農率均田

模案月令孟春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鄭注引此經爲證陸氏釋曰率所類反謂田正孔疏農率田畷也均田審端徑遂也農率之號未之前聞考國語方春墾土命農師徇之師似帥帥率通是農率當是農師而均田則宜先于徇耕也均者正疆界徇者省勤惰也

往耰黍禪

模案宋从關改黍爲柔丁从諸疑黍爲麥異義也至耰有已種未種之分禪有力盡事畢之辨亦各不同而徐巨源改禪爲墾凌體元分禪另爲一事其說尤殊

茱萸

模案卽今之白茱陸氏詩疏曰茱似苦茱莖青白色摘其葉

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爲茹朱子曰卽今苦蕒菜又禮記引豐水有芑鄭注芑枸櫞也

昆小蟲抵牴

模案方言曰抵會也昆如昆命元龜之昆釋言曰後也經意謂入春來雉已鳴矣雞已孚矣羔已乳矣羽者嫗伏毛者孕鬻然後小蟲亦會合而卵育焉故不僅曰小蟲抵牴而曰昆小蟲也與書記仲春鳥獸孳尾意同

主火出火

模案方望溪周官析疑曰戴記季春出火爲焚也左傳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先儒據此遂謂季春出火以陶冶季秋內之其實不然夏月土潤溽暑以燒石則粉解以陶器則燥裂伐薪爲炭陶成百物皆宜于冬春且冰以火出而畢賦所

以解鬱蒸救時疾也而又布火以助盛陽于天時人事俱不相應蓋季春始煥野則出火于審家則出火于室而不用季秋始肅然後內而用之耳其解春出秋內與後漢禮儀志合

萎楊

楊則苑而後記之

模案委楊當是樺楊與羴羊文連互譌也易緯立春條風至楊柳樺鄭注樺讀如柘楊梯狀如女桑秀然也楊柳同類小正先記柳後記楊故曰楊則苑而後記之

取茶

茶也者以爲君薦

句蔣也

模案諸家釋茶凡四苦菜也茅秀也茶薺也竹筴也竹筴惟孫氏伯淵一家言以爲苦菜者自仁山金氏始而來氏諸氏

季氏顧氏因之以爲茅秀者自亭林顧氏始而張氏黃氏因之以爲茶薺者自仁寶郎氏始而徐氏任氏因之然皆于薦蔣二字未確其疑薦蔣爲負茲者始于上均姜氏而于取茶又無發明皆不錄錄其于經傳可通者于苦菜用梁氏說于茅秀用孔氏說究之謂蔣爲苽米而苽時尙未生實謂茶爲茅秀而茅必待秋始花至茶薺薦蔣迄無明證矣今更取薦蔣之說繹之廣雅曰薦箬席也薦草薦箬篾簾二物未聞著茶後鄭注周禮掌茶引茵著以明其用茵著用茶實士葬禮所以藉棺也以此證爲君薦蔣無論豫凶事非禮卽當此炎夏取茶以著竹席則可以著草薦必非所宜而猶曰吾以爲君爲君云爾非所云也況茅固未秀雖君有命亦惡乎取之若據茶爲苦菜下文秀幽方記苦菜不應重複如是余故復

取漢志立解而士珣嘗申茶薺之說以進曰爾雅檟苦茶釋文茶眞加反可作飲故傳曰爲君薦漿薦進也蔣漿之譌如玉篇薺蔣爾雅作寒漿可證周禮有漿人主造漿者古者漿爲五飲之一今之茶古之茶也今采茶多在春夏之交于此四月取而進之君以爲漿則取茶也者其卽今之采茶矣郭景純曰茶一名薺蜀人名之苦茶陸德明曰蜀人以作茗飲大禹蜀人故小正以茶爲茶與余案魏了翁之言曰茶之始其字爲茶顏陸諸人雖已轉入茶音未嘗輒改文字若爾雅若本草猶从草从余徐鼎臣訓茶猶曰卽今之茶也惟陸羽盧仝以後則遂易茶爲茶其字从艹从人从木蘇文忠謂周時記苦茶茗飲出近世其義亦旣著明然終無有命茶爲茶者蓋傳注例謂茶爲茅秀爲苦菜予雖言之誰實信之詳見

鶴山集邛州先茶記則茶之爲茶宋人早有定論矣因併存之又案荆楚歲時記引犍爲舍人曰杏花如茶可耕白沙茶與沙叶可見茶本音茶非自顏陸始茶花白故曰玉茗杏花始紅終白二花之序茶先而杏後杏花而如茶之白也時已煥矣故白沙輕土亦可耕焉古人比物連類必取形似豈有杏花比茅穗者然則詩云有女如荼亦必比之玉茗而乃昭其美也傳注果不足盡信也

種黍菽糜

心中種黍菽糜時也

模案考靈曜曰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又大傳曰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皆心中種黍之證

灌荼

灌聚也荼藿葦之秀爲蔣楮之也藿未秀爲藜葦未秀爲蘆模案傳以此荼屬之藿葦者別于四月之荼也四月取荼爲君也禮自上始也七月灌荼同民也所欲與之聚之也蓋荼不同而文亦異矣縣裝衣曰褚卽本漢書顏師古注六書故曰顏說非褚以貯衣衣之精粗異褚上褚上物也此說良是左傳將寘諸褚中以出莊子褚小不可以襄大並訓褚爲衣

橐

玄校

模案據傳則經文但舉二色亦不辭且絞近青夏所造玄又夏所尙也王制言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燕衣色玄王藻言君子玄綃衣絞衣茲何獨舉所尙者爲婦人女子之服乎徐解太僻姜注未確任謂校卽學校似矣但云用玄于校

豈誤用玄牡邪入學惟舍菜耳傳氏謂大戴禮玄作立則是立校矣今詳小正二月萬用入學國學也八月玄校鄉校也玄校者玄其校如春秋丹桓宮楹周尙赤故丹之夏尙黑故玄之書傳說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蓋是時農功將畢鄉學將開故于八月塗修以待髦士之鼓篋亦著爲教令以爲歲修之常期也孟子夏曰校其殆本此爲說與

丹鳥羞白鳥

模案丹鳥白鳥鄭孔闕疑參稽載籍竊謂皆鴻雁也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鳳鳥氏司厥者也其四佐曰青鳥司啟玄鳥司分丹鳥司閉伯趙司至杜注謂丹鳥鷺雉也此鳥以立秋來立冬去入水爲蜃似誤小正雉入淮在十月而震响在

正月則立春已來矣一誤也月令時訓雉雉在季冬則立冬亦不去二誤也入水爲蜃者訓令皆泛言雉小正專言玄雉杜以爲鷺雉未見所據三誤也且郊子于四佐之後方敘五鳩五鳩之後方及五雉若丹鳥是鷺雉宜居五雉之班何得羣入四佐則丹鳥非鷺雉明甚蓋丹鳥卽陽鳥亦名朱鳥法言曰能往能來者朱鳥之謂與陸左丞曰雁一名朱鳥記曰燕雁代飛燕玄鳥也春來秋去雁朱鳥也春去秋來故曰代飛而漢時歌赤雁後世亦名紫雁曰陽曰朱曰赤曰紫皆于丹爲切則丹鳥非卽陽鳥乎詩云白鳥翯翯疏疑爲鷺然孟子見梁王特引以證沼中之鴻雁陸氏疏曰鴻鵠純白似鶴而大其小鴻如鳬色白者今人直謂之鴻左傳稱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雁獻之國策稱梁君出獵獲白雁是

白鳥亦雁也羞者何爾雅曰進也說文曰進獻也禮賀娶婦者曰聞吾子有客使某羞左傳羞鰲焉小有賓賓之義焉月令于仲秋季秋連書鴻雁而以先至者爲主後至者爲賓丹鳥其先至者乎白鳥其後至者乎爾雅翼曰今北方有白雁似鴻而小色白秋深乃來來則霜降河北謂之霜信然則丹鳥先來水多菰米遷延而賓白鳥有似乎羞故曰羞管子地員曰雁膳黑實菰米是也惟其羞之是以膳之自是而來賓者衆矣故九月書曰遣鴻雁小正于司分者來曰燕去曰立鳥于司閉者來曰丹鳥白鳥去曰雁其亦有書法存乎其間與且丹鳥氏司閉者也閉者立秋立冬也秋來春去則有司存若雉者十月入淮矣閉藏之政方行而所司告謝不幾疑紀官之始卽廢官乎何政令之爲也明乎命官之義卽可以

悟小正之文矣

鹿人從

模案此節自宋人提經分傳皆以鹿人從三字爲經文考穆傳有鹿人左傳曰衡鹿晉語曰麓韋注麓主苑囿之官從者如詩云從兩肩從兩牡與然不言獵而曰從所未詳也又案傳氏曰大戴禮作鹿人鹿人從者從羣也若然則經文止鹿人二字益不可解丁小雅謂從羣也羣字當作君亦屬破字立解傳文訛誤無從訂正今兼采諸說以備參考焉

遣鴻雁

模案遣有絡驛不絕之義此時鴻雁自北而南或先或後見其進未見其止故不曰南鄉而曰遣也月令仲秋鴻雁來季秋鴻雁來賓明義曰來賓遣也遣者留也易漸卦六爻皆取

象于鴻初漸干二漸磐三四五六則于陸于木于陵于達漸進而不已卽所謂遼也詩亦有之鴻飛遵渚矣則曰于女信處鴻飛遵陸矣則曰于女信宿信宿信處者淹留也然則遼之時義富矣哉

辰繫于日

模案八月辰則伏九月辰則見乃曰繫于日者主日而言也考小正記星之昏旦伏見若參若昴皆以測日行所在而不言日至九月辰繫始以日言之蓋鳥火虛昴唐虞已昭敬授而昏中易得旦氣難求故于大辰朝覲之時復參義氏寅賓之法而日度益加詳矣唐書推夏時秋分後五日日在氐十三度則以所餘二度加亢九度辰角距日半次弱未得盡見據徐圃臣攷是月日在尾則加以心五房五氐十五亢九辰

角在日三十度前可以盡月三十度爲一辰辰見而日將升故曰辰繫于日也

陳筋革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

模案此承王狩而言經曰陳筋革傳謂省兵甲者言其可作器物金說最明孔注以筋革爲弓函宜在未狩之前徐解則爲攷工之常法也亦通

納民算

盧抱經曰納卯蒜一作納民算

模案此似取周禮獻民數之義正字通算古作祿逸周書曰士分明之祿均分以祿之也讀若算蘇貫切

虞人入梁

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罍罍者也

模案毛詩魚麗傳曰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罍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麇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罍罍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正義曰此皆似有成文但典籍散亡不知其出耳今考其事咸在小正如一日行火卽王夫出火也二日草木折芟卽剥棗栗零也三日豺祭獸四日獺祭魚皆小正成文五日鷹隼擊卽鷹始摯也周禮四時皆田小正惟十一月王狩豈非豺祭獸然後殺乎然則此虞人入梁在十二月漁必待獺祭可知耕先祭耒漁先入梁畢氏謂入讀如內信因此悟孟子告梁君之言實與毛傳相表裏而櫟枯

小正之大綱誠哉王道之始也

袁先生鈞

袁鈞字秉國一字陶軒號西廬鄞縣人拔貢生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早歲喪父執經於秀水鄭贊善虎文五載學成旣補諸生爲學使阮文達元所激賞招致幕中後主講稽山書院人共式之生平於康成一家之學研究最深嘗搜集鄭氏佚書二十三種重加編訂世稱善本尤留意四明掌故隨見卽錄輯有四明書畫記四明文徵四明獻徵四明詩彙四明近體樂府諸書工詩古文詞著有琉璃居稿六卷瞻袁堂集十一卷

軒續錄

杜先生煦

杜煦字春暉號尺莊浙江山陰人嘉慶丁卯舉人博極經史而

志在輔翊聖賢於陽明蕺山之學融會洞澈而務躬行實踐以合於程朱刻王子詩帖劉子全書改建王門沈忠愍祠刊劉門祁忠惠集訪甲申殉國周文忠墓石於萬山中爲之封樹釐正臥龍山詩巢耐位獲前賢遺蹟多爲摹勒以公諸世平生以名教自任一言一動皆可經法雖疾病著述不輟道光三十年卒年七十一弟丙杰字鷹卿廩貢生候選訓導與兄齊名嘗輯會稽掇英集拾遺二十卷著有劄記一卷知聖教齋書目提要八卷

參宗稷辰撰墓志銘

方先生觀旭

方觀旭字升齋錢塘人嘉慶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廣西武緣縣知縣爲諸生時嘗肄業詒經精舍爲阮文達元所契重於諸經皆有研究而論語一書致力尤勤著有論語偶記曾刻

入皇清經解云

參杭州府志

論語偶記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爾雅云大祭也而禘之爲祭非一三年喪畢之吉祭大其事則曰禘宗廟五年殷祭大於常祭則亦爲禘南郊配天之祭又大於殷祭則亦爲禘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又大於南郊則亦爲禘而時祭之夏禘爲夏殷禮不與焉

王制夏曰禘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

夏曰

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是言宗廟殷祭也

與禮喪服小記及大傳所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爲南郊祭感生之帝者別

小記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以其

祖配之大傳注云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

祭感生之帝始祖配食宗廟殷祭始

祖之上更無自出之帝二者確然有辨王子雍認禮不王不禘

之文爲宗廟五年殷祭後儒承其譌說遂解論語之禘爲魯祭
文王於周公之廟而以周公配之指爲非禮謬矣春秋時諸侯
以出王爲祖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是其明證魯爲文昭自以
文王爲太祖其廟爲周廟見於襄十二年左傳禘在太廟不必
屈文王於周公之廟以周公配食大傳云諸侯及其太祖亦不
得謂非禮旣文王爲始祖亦更不祭文王所自出之帝至魯人
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禋宮是南郊祀后稷以配天與此
又全不相涉其王肅指宗廟殷祭爲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之謬請證之周頌雖詩云文武維后韓內傳謂禘取毀廟
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明周立文武二祧其所藏子孫遷主升
於太廟合食若使有文武自出之帝祭於文武之廟而文武配
之則不得云維后又證之鄭君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

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明周祭后稷廟太王王季以
上遷主合食於此后稷東向獨尊不聞后稷更配所出之帝也
王肅之義甚不可用此經孔注云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
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旣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
魯逆祀躋僖公故不欲觀之解甚直截無魯禘本爲非禮之義
集注郇於王肅近時毛西河閻百詩所著經學書尙泥集注未
及辯正諸侯自有禘祭之禮至毛氏謂魯祭出王原得用天子
禮樂閻氏復欲以王季或太王定爲魯始祖文王所自出之帝
妄謬至何日止哉又毛氏譏孔注謂諸侯五廟閻僖逆祀越文
宣成襄昭五公久已在祧壇之列殊不思毀廟之主升食太廟
則雖在祧壇合食時逆祀依然卽陽虎順祀先公僅定八年一
舉此外不然可知更不思哀三年春秋書桓宮僖宮災於時僖

清儒學案卷二百二 諸儒八
廟尙未毀哉古注蓋無可議

自行束脩以上

集注云十脰爲束本之邢疏案檀弓少儀穀梁傳所云束脩但言賜人問人不言爲贄脯脩則是婦人相見之物男贄無之嘗以爲疑及見鄭注云謂年十五以上恍悟邢疏之謬蓋古人稱束脩有指束身脩行言者列女傳秋胡婦云束髮脩身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後漢延篤傳曰且吾自束脩以來馬援杜詩二傳又並以束脩爲年十五俱是鄭注佐證書傳云十五入小學殆行束脩時矣鄭注見延篤傳注

大宰

孔注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鄭注以爲是吳大宰蓋以夫子雖兩居宋但一則年十九娶於元官氏之女時子貢猶

未生

弟子傳子貢少孔子三十六歲

一則年五十六去衛後過曹適宋於時有

桓魋拔樹之難宜無冢卿向子貢私論夫子之聖惟吳大宰則左氏傳哀七年公會吳於鄆時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時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鄆時又與子貢語故定爲吳大宰毛氏論語稽求篇閻氏四書釋地亦並不從孔注或宋之說惟是二君之論復又相異毛從鄭注大宰屬吳閻以爲尤不若屬陳以檀弓有陳大宰嚭爲證竊以爲夫子聖者與之間則近吳人語史記孔子世家吳客聞夫子防風氏骨節專車及樵僂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是前此固有以夫子之多能爲聖者亦吳人也此可由語氣之同悟大宰之爲吳大宰也

不時不食

鄭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按左傳卜楚丘云食日爲二是一日之中食有常時也閭閻沒女寬云或賜二人酒不夕食謂不及待夕之時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詩蝻蝻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孟子云朝不食夕不食淮南子云臨於會泉是謂蚤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並是食時之證

又案鄭以朝夕日中爲三時亦大略言之其實貴賤猶有分別天子食則四時諸侯三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四時者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三時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餼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特牲三俎在朝時日中又餼之二時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昧爽而朝辭以旨甘日入而夕

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餼是也

論語稽求篇謂食時如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腍鰾膳膏臊秋宜犢麋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膾又如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類愚更卽其說而益以獸人冬獻狼夏獻麋鼈人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亦是食之時者仲尼燕居篇味得其時鄭注蓋云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反是其卽不時之食歟

鄉人飲酒

鄉人飲酒案禮鄉飲酒義正義謂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此論語鄉人飲酒當何屬乎蓋黨正蜡祭飲酒也所以知

然者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周官禮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眾賓皆是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眾賓可知所謂仲尼與於蜡賓也黨中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爲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解云或則鄉

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是也蜡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末皆以醉爲度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旣醉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異於人

衛公子荆

子謂子產不加鄭字晏平仲不加齊字論語中類如此獨公子荆與公孫朝則冠以衛字何也蓋於時魯哀公之子亦爲公子荆左傳公子荆之母嬖是楚子西之子武城尹亦爲公孫朝左傳楚公孫朝帥師滅陳是記者欲別於此二人故特顯之曰衛公子荆衛公孫朝

蕭牆

鄭注云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敬焉

是之謂蕭牆案說經誠不可略名物制度必如康成顯牆爲屏而後季孫之憂句乃得確解俗下講章云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之遠而在蕭牆至近之處可無戒哉以蕭牆之內爲季氏之家不知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則蕭牆惟人君有耳卿大夫以下但得設帷薄管仲僭禮旅樹禮記不言自管仲始可見管仲之後諸國卿大夫無有效之僭者季氏之家安得有此夫子言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愚竊謂斯時哀公欲去三桓季氏實爲隱憂又以出甲墮都之後雖有費邑難爲滅紇之邾孫林父之戚可藉以逆命君臣旣已有隙一旦難作卽效意如之譎謂囚於費而無可逞又畏顓臾世爲魯臣與魯犄角以逼己惟有謀伐顓臾克之則如武子之取卞以爲己有而益其疆不克則魯師實已勞憊於外勢不能使有司討己以干

戈憂在內者攻彊乃田常伐吳之故智此後所爲正不可知所謂內變將作者是也然則蕭牆之內何人魯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而伐顓臾實憂魯君疑己而將爲不臣所以伐顓臾耳此夫子誅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謀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以上經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下經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之語推之此經卽是一例語庶人者又在大夫下若陪臣者亦是也議者圖議國政倘云私議君上之得失則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王者斟酌焉而事行不悖豈得謂非有道蓋庶人有凡民有府史胥徒之屬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不當與謀國政況有道之時野無遺賢俊傑在位王公論道經邦

自不下資於庶人之微春秋傳衛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鄭子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子貢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並言古之正法若曹劌論戰事足見魯卿大夫之已鄙重人告伯宗足見晉卿大夫之無學陽虎有言而魯國亂鄙人論政而曹國亡俱是無道之時庶人之議得聞於世者也

宮牆

聞之丁希曾先生曰此宮牆宮字是爾疋大山宮小山之宮謂圍繞之觀旭案禮記曰君爲廬宮之又曰儒有一畝之宮康成云宮爲牆垣也是其切證左傳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社非喪國不屋則無宮室而禮云君南鄉於北墉下則有牆垣是社宮亦爲牆古者以牆爲宮故築牆曰宮之矣

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正誤

司馬遷爲孔子作世家爲弟子作列傳可謂尊聖矣然其事跡未合者亦多如世家云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病且死案春秋經仲孫纁卒在昭公二十四年是時孔子年三十四史記因昭公七年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與其將死也之文而誤會云繇大司寇行攝相事案韓詩外傳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孔丘命爾爲司寇不見大字諸侯三卿兼六卿之職大司空兼大司寇昭公四年左傳杜洩曰孟孫爲司空安得有孔子爲大司寇且古者不以相名官史記因定公十年左傳公會齊侯於祝其孔丘相之文而謬說誅亂政者少正卯聖人恐無此事使從者爲甯武子臣甯氏蓋滅已久牢日子云爲大宰而發不爲達巷黨人吳楚稱子卽禮稱南蠻雖大日子非

春秋特加貶黜弟子傳顏子少孔子三十歲考子淵年三十二
厄陳蔡之年孔子已六十三則不止少三十歲季孫問日子路
可謂大臣歟據論語本云季子然孔安國注子然季氏子弟則
不得爲季孫衛君出公方出子羔何以呼爲出公左傳大子焉
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子路豈是請殺孔叔闕止字子我遭
田常之亂而死非聖門之子我吳晉爭先欲擊晉人而卒先吳
人非晉人擊敗吳師越滅吳夫差自縊在魯哀公二十及二十
二年去伐齊會晉之歲甚遠不得以爲一時相吳者太宰嚭吳
亡歸越魯哀公二十四年如越季孫猶使因大宰嚭而納賂不
得謂越戮其相子張學干祿易爲問干祿未允有子似夫子增
作狀似孔子非是費季孫邑子路使子羔爲費郈宰則謬增郈
字公伯僚季氏之黨故愬子路於季孫列之弟子蓋彊符七十

七人之數史遷博學多聞此其偶有疎謬未加深考者也

文鈔

見諸經精舍文集

孔子適周考

孔子適周史記世家未顯爲何年水經注以爲孔子年十七適
周按世家載適周事本次於孔子年十七之後則水經注實與
相合孔子年十七時爲魯昭公七年是年夏四月春秋書日食
禮曾子問篇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食
之時事相合閻氏百詩據索隱謂孟釐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
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爲昭公之二十四年竊以此
說未是考春秋昭公二十四年經書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釁卒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二月丙戌五月乙未相距甫六十九
日豈有敬叔身遭大故甫及踰月親喪未葬卽請從師遠遊者

乎

論語大德小德解

論語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注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然則可者乃不責其備之辭所云大德小德是皆有德之人大小者優劣之謂也孟子曰小德役大德可以爲證但從古注未見子夏之語必有弊也

曾點鼓瑟解

四書釋地謂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有自鼓而自歌者孔子取瑟而歌趙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是也有一人鼓瑟一人歌者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有二人鼓瑟二人歌者鄉飲酒工四人二瑟是也無徒瑟者以此斷曾點仍有口歌按此論似矣而未確檀弓云孔子既祥五日彈琴

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而檀弓魯人有朝祥暮歌者子路笑之是琴有不與歌並奏者矣爾雅釋樂云徒鼓瑟謂之步注謂獨作之史記藺相如傳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酒令趙王鼓瑟使奏瑟必歌秦方求侮趙豈肯沒其歌而不書是瑟有不與歌並奏者矣大抵古人之用琴瑟有與歌相倚者亦有獨作者安見曾點之鼓瑟必有口歌歟惟是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又曲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則記點之作而前此三子並應作而後對可知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馬鄭解經最爲精審惜鄭注自毛詩三禮而外今無全書然散見他處者往往如吉光片羽彌可寶貴乃吳志注獨載虞翻論

鄭馬解尙書違失凡數事如顧命上宗奉同瑄鄭注同酒栝翻駁曰康王執瑄古月似同從誤作同鄭不覺定推翻之意殆以經文當作上宗奉瑄同字爲後人誤增是以怪鄭氏不能覺定從而訓爲酒栝今按顧命篇同字見七見王用同以祭太保則別有一同用以醋用以祭及嘒拜則以同授宗人夫祭者以酒灌地也太宰秉璋以醋者則禮所云太宗執璋瓚亞裸是也嘒者說文云嘗也則太宰之嘒是嘗酒也同之爲用皆以奉酒謂非酒栝可乎若如翻意則經中同字均屬瑄字之誤而瑄爲鎮圭可用以祭酒及亞裸乎且用圭可嘗酒乎天子執瑄以朝諸侯而太保亦有瑄乎執圭正所以禮神何以拜則反以瑄授宗人也翻又舉馬融訓註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鄭按馬云大同天下乃

釋同字之義原不指同爲何物安知其非指酒栝而必加金旁作銅訓釋爲璽乎天子有璽實起秦制周禮貨賄用璽節左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是周時之璽貨賄用之大夫有之並不以爲天子傳國之寶而反取天子副璽之說爲愈于鄭尤所謂讀書不知論世者也又如王乃洮頰水鄭所定本作濯頰翻駁曰成王疾困薨凡洮頰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曰天子頰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蓋闕之義翻意蓋謂洮頰爲頰面與濯字有別故怪鄭君作濯今按洮與濯聲相近自得通假又鄭注周禮守祧職云故書祧爲濯濯旣爲古洮字是作濯正從古文鄭旣以洮爲濯又以濯爲澣衣者謂王服澣濯之衣耳蓋王宮中禮服深衣固可澣濯者也今當顧命大禮本宜冕服因疾病止服深衣而被以冕服亦

猶論語所云加朝服拖紳也若然則鄭氏經本當王乃洮爲句
頽水爲句馬氏曰頽頽面也謂服澣衣頽面之後而相以冕服
被其身虞氏又謂洮字虛者蓋洮止有濯義卽以爲濯字亦無
衣字故云洮字虛也以此難鄭亦非無說但鄭氏案據本經相
被冕服之文而爲此語是同以經證經者也又堯典宅昧谷翻
以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因怪鄭氏反以爲昧按
史遷從安國問故其作五帝紀正作昧谷此眞古文也賈逵傳
古文尙書鄭君所注係用逵本則作昧谷實是古文書正義引
夏侯等書作柳谷又伏生書傳云秋祀柳穀則作柳者乃今文
也考昧與柳本同部字鄭注書大傳以柳爲齊人語明伏生口
授尙書以齊人方言讀昧爲柳故今文與古文異也翻不深考
反譏鄭氏耶又分北三苗翻以爲北古別字復怪鄭君訓北猶

別按二人相背爲北古文作𠂔重八爲別古文作𠂔說文八部
云𠂔別也又𠂔部云𠂔古文別許君學于賈逵其說應卽本古
文尙書鄭亦從逵則賈逵鄭君奏定之本當從古文作分𠂔三
苗鄭恐後人不知𠂔爲古別字故注云𠂔猶別也與說文𠂔別
也正同有何可怪翻乃云北古別字則誤𠂔字爲北反以北當
古之別字何其不考六書歟虞翻易學尙出孟氏故所言消息
頗有可採至於尙書獨無師承是以所論鄭馬違失先自謬誤
無一當理吳志注尙存其說今舉而辨之以見窮經者始可與
論史也

葉先生維庚

葉維庚字兩垞秀水人嘉慶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知縣
初任江西新喻後歷調江蘇寶應江陰道光八年擢泰州知州

未赴任卒年五十六在寶應時植高家堰隄工爲風所破黃水挾淮而下民居蕩析先生以請帑不及卽捐貲備乾餼蘆席自乘舟按視隨宜給發全活無算生平肆力史學遇有疑義逢人輒問所著紀元通攷十二卷凡古今正閏各主以及僭僞與外國諸年號皆釐而輯之經以年表緯以編韻辨前後之異同證古今之得失於紀元之書最爲詳備焉又著有三國志地理考

鍾秀山房詩文集

參史傳 紀元
通攷陶樹序

紀元通攷自序

自有熊氏黃帝始造甲子歷金天高陽高辛唐虞夏商周秦至漢高惠文景二千五百五十七年皆歷歷有年次可稽而未有所爲年號者有之自漢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始自是厥後正統之朝與僭號之國罔不紀元或一帝而數更或一歲而屢改或

南北之正朔僦池或前後之紀元勦襲勢紆煩複卽淹博之士亦病其難稽雖然黃初二月張策辨古鼎之銘乾德四年竇儀識蜀王之鏡誦其書不知其世可乎客牕暇日爰輯紀元通攷釐爲十二卷亦未必非讀史者之小補云爾

例言

一薛應旂甲子會紀及于明代我朝列聖順天應人撫有萬國聖祖高宗享國至六十餘年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敬謹書之以紀其盛

一依韻類編通考紀元之號以便檢閱本朝正朔寰海同文普天共曉於卷首統系謹書之以見天命之攸歸而類編中不敢次列

一朱子綱目晉隋之間一百七十年唐宋之間五十三年皆不

得謂之正統然欲著歷代相傳之次序則不得不取南宋南齊南梁南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之年號故三國之繼統從朱子前後五代之繼統從溫公非歧之也

一海內一統之世年號歸一無所用表惟割據分裂之時彼此紀年差殊難于檢對故取三國十六國南北朝唐末十國宋遼金元數百年系之以表其僭竊之號爲時不久無關考據外藩之號多荒忽不可憑無從定其時代故概不入表

一年表年經國緯皆以中朝正朔冠之庶開卷瞭然

一凡史書異辭如始初初始中元建武中元之類仍兩存之博異聞也

一年號相同摘錄但著其紀元之甲子與年數之修短其僭竊之號係於何代已見類編不贅

一一年兩號三號考止就漢晉前五代唐後五代宋元明相承之統著明之其三國十六國十國等略見年表不重列

一古今紀年之書不下數十家如古今年號錄古今類聚年號圖嘉號錄稽古錄紀年錄通鑑目錄歷代紀要錄紀年世運錄年號厯正閏位厯歷代紀年歷代年號元類玉海改元類歷代紀元賦紀元通譜甲子會紀甲子編年以及紀元彙考紀元表紀元譜改元考紀元敘韻歷代建元考等書或日月簡略或正僞紛糅或一年數號之未明或前後相同之未著語焉不詳未能使觀者開卷了然豈編繆析條分體例稍爲詳盡然胡身之有言曰他人之誤我知之我之誤我不能自知之區區之心所望大雅正謬耳

一溫公言閎通鑑者未盡一卷已欠伸思臥能讀之終篇惟王

益柔一人耳甚矣讀書之難也庚學識淺陋未獲博覽漏略之譏知所不免

一所編首紀正統尊帝緒也次列分霸別正閏也次及僭竊外藩廣稽核也次及道經襍記無稽之語及擬議不用史書異同諸號備疎漏也次爲年表分霸之時各自爲元使歸一也次以編韻便檢閱也次著前後之相同著一歲之屢更晰雜糅也次綴集古人論說以考見得失稽古論世之學盛衰治亂之原或亦有取焉

清儒學案卷二百二終

